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一百二之四

0163691
no.33

163691

昭和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

冬十月壬午朔 王世子代行 獻陵朔祭○遣知中樞院事元裒如京師賀明年正○吏曹啓舊制義禁府鎭撫二人以正三品副鎭撫二人以從三品知事二人以四品都事四人以五六品差之近來三四品以上罕少請自今鎭撫無人器相當者則副鎭撫加差知事都事亦不拘品額推移充差從之○癸未江原道損實敬差官楊繼元柳聸馳啓本道失稔尤甚民生可慮今推刷逃亡人物以一人之故連累十餘人救荒草食尚不得備請姑待豐年推刷下兵曹議之兵曹啓可依所啓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曾以 帝賜大寶之文稱朝鮮國王不宜用於境內常事乃造國王信寶用之於事神赦宥貢舉等事國王行寶用之於冊封除授等事其 帝賜大寶事大文書外藏而不用今更參詳行寶信寶既是用於境內其文並稱國王殊無意謂且古以義名爲文謹稽經傳易云施命誥四方國語云言以昭信宜取此意改行寶以施命之寶信寶以昭信之寶施命之寶用之於冊封除授常行教書等事昭信之寶用之於事神發兵賜物等事則庶令行令亦信之義矣且前此行信之寶用之於舉人卷子而承旨稱臣緘封今既親押題封而印

文俱改則不當用於貢擧乞別鑄科擧之印使承旨稱臣緘封藏之尙
瑞司只用於殿試允合事宜從之○元尹終生母死賜棺槨及紙六十卷
米豆十石○甲申親傳冬享香祝○傳旨吏曹今後大小官吏遭祖父母
繼祖母繼母收養父母等喪服闋從仕者依親父母例通計喪前日月
加資以爲恒式○傳旨吏曹集賢殿官員有闕本殿堂上及吏曹堂上
與議政府擬議薦望已曾傳敎第因多事不得及期同議未便今後每
年七月及十二月都目之前必同議啓聞以爲恒式○刑曹啓黃海道
鳳山囚莫金殺人請依律處斬從之○乙酉以洪海爲唐城君李皎判
敦寧府事元裒趙俟知敦寧府事李季疄李穰同知敦寧府事李宣京
畿都觀察使金泮僉知中樞院事林仁山司憲執義○初全羅道靈光
郡人金元奇妻夜出戶外忽雷雨震電明徹內外妻踣地氣絶良久復
蘇翌日出視有物着馬柳深入一寸許拔之乃雷劍也元奇持以納觀
察使觀察使乃獻之○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平安道都節制使
金自雍備邊之策不越乎攻守其要在乎臨機制勝而已然與其決勝
於一時孰若固守之爲愈也稽之於古莫不以持重爲貴昔王翦之伐楚
也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與士卒同食久之楚旣不得戰引而東翦

追擊大敗之趙充國之在金城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
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欲以威信招
降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分兵出擊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
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
也後詔武賢等擊罕羌充國上書論列至于數四阻用兵深入之議畫
屯田便宜之計長轡遠馭縻以歲月初皆疑其迂緩坐失事期終爲士
卒不勞而羌戎自敗漢光武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觀乎此
則自古善用兵者莫不貴守而賤戰無他以其守之未有不利而攻之
未必有勝也今者具州野人等潛犯鍾城候卒先知報之士卒整兵力
戰賊不敢當驚散而去追至六十餘里斬首數級多獲兵仗器械以還
庶懲豺虎之心予深嘉之然予思之固有不可者焉彼虜素謂我不窮
追也若知我之窮追則於要害之處潛伏奇兵佯示寡弱挑戰引退待
我之追截後而夾攻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矣爲將之計莫若謹烽火
遠斥候當賊之來預先收堡堅壁不出清野以待毋或輕出亦勿深追
使彼賊無所得而空還則徒有險阻跋涉之勞少沮後日侵陵之計於
我豈不萬萬有利哉若彼寡我衆強弱懸絶我有萬勝之勢彼有百敗

之形則出奇應變迅掃無遺亦可矣至若輕敵突出追奔境外以蹈豺虎之尾不亦危乎曩者辛晉保之事足以鑑矣是以予將是意已再降內傳丁寧曉諭卿體予戒諭之意鑑古人成敗之迹酌今日攻守之宜深思熟計毋或有悠○丙戌咸吉道都節制使經歷韓瑞龍又馳啓九月十四日野人副萬戶裴磨剌可奔告云諸種兀狄哈千餘人將欲入寇今已登途臣即令諸鎭整兵以待及賊入寇之日吾良哈昌古里又來告變以故預知賊變乃得擊破之諭都節制使金孝誠曰磨剌可若不奔告則諸鎭豈得預爲之備賊來之日昌古里又來告變我軍得以整兵待之以此論之二人之功不相下矣若無二人則今之成功亦未可必二人之功既重不可以常例論賞也今欲重賞綿布又欲授職卿意何如但賞緜布而不授職何如若欲重賞緜布而又授職則緜布幾匹職品何等可乎若欲但賞緜布而不授職則緜布幾匹可乎抑有慮焉此二人見受重賞而又受職則賊聞之必與二人爲讎二人不得安矣當密問二人曰國家嘉汝等之功欲重賞又欲授職汝等若畏讎嫌則但密受重賞可也不畏讎嫌而欲受職則可從汝之意也如此問之以觀其意而爲之卿意以謂何如今聞昌古里非酋長也若爲酋長

所使而來告則其酋長當受重賞昌古里受次賞矣卿其商度以啓孝誠回啓問昌古里曰若一時受重賞又受其職則彼必與我爲讎恐不能安願今年容受重賞明年受職磨刺可曰我族屬强盛不畏讎嫌欲受重賞又受都萬戶之職臣意以爲賞布又授職則緜布十匹靑紅緜布各一匹磨刺可授帶銀職昌古里從其所願若但賞布不授職則綿布十六匹靑紅緜布各二匹何如下禮曹與議政府同議以啓僉議啓曰二人之功固無輕重之異各給白綿布一十匹靑紅緜布各五匹授職則各從所願爲便 上從之○丁亥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馬邊者來啓云近日具州兀狄哈來寇鍾城見敗而還必懷憤怨再來作賊再來則必在十月之內若過十月雪深馬瘦必於明年三四月秣馬復來雖不大擧或五六人或數十人潛來窺覘或射殺農民或虜掠人畜鼠竊狗盜連連不絶以報今日之敗宜令邊將預爲之備且具州愁濱江等處地勢平衍行軍甚便又其部落不過四百餘人若將帥三人各率五百名分道突入直抵賊穴則必將殄殲無遺雖不殄殲牛馬家產所儲之穀猶可以掃蕩矣如此則十年之內不能復蘇焉能作賊於我境乎邊境之民可以奠枕矣或曰一依馬邊者之說討之則已矣若不得

如此則於邊郡故老人及兀良哈斡朶里骨看等處廣問具州等處居
住野人部落多少強弱道路夷險遠近征討難易與分兵散入之路幾
何如此秘密數問之則雖使之勿喧自然傳播於彼彼得聞之則畏懼
奔走之不暇如此恐動至于數四則彼必以爲常事而不備之矣當此
之時我乃整兵突擊可以迅掃而大國之威靈益振雖終不興兵亦或
有益而無害矣予將此說議諸大臣領議政黃喜曰大抵野人懷憤報
復無窮不可輕易下手以生邊釁也發兵分道直入賊穴掃蕩財產則
十年之內雖不能復蘇十年之後亦處之何如爲此說者甚爲不可但於
賊人來期十月三四月之間曉諭邊將益謹備禦之策宜矣後或之議
似可矣然整兵突擊可以迅掃之說似是而亦非計之善也莫如嚴兵
固守愼勿輕擧右議政申槩左參贊權踶兵曹判書鄭淵參判辛引孫
議曰愁濱江等處觀兵示威雖若可行然將帥三人各率五百兵其數至於
一千五百年歉之時糧餉似難備辦況直抵賊穴無遺殄殲未可必也
掃蕩家產亦未可必而報復之患至於永世深可慮也後或之說似合
權宜左贊成河演議曰具州愁濱等地發兵分道直抵賊穴宜從前
說禮曹判書金宗瑞議曰待豐年兵食足然後當從前說分道突入覆

其巢穴至再至三使不得跳梁計之得也今當兵力不敷之時姑從後說善行秘計使之恐動不獲寧居在我益謹備禦無或小怠予惟議者之言皆善曩者金宗瑞爲都節制使時聲言獵於豆門地面領兵橫行山野虜乃畏懼或有逃遁者其後金都乙溫上來親啓云豆門之擧甚有利也前此兀狄哈於吾輩居處與本國近境數來竊發豆門發兵之後彼胡破膽曾已懾伏矣宜當連續爲之非獨都乙溫言之大小邊將及在京朝官亦皆言之如此也攻伐觀兵二事皆非今日之宜行也卿商搉可否若以或者之說爲然則見本國故老人及兀良哈斡朶骨看等酋長密問之曰具州愁濱之賊近來歸順有年矣今又作惡如此若不用兵滅之則兵患無窮汝意以爲何如其道路遠近幾里乎其部落幾處乎每一處幾家乎本國之兵經幾宿而至乎師行之路幾乎本國之兵用幾人而足乎用何時月而可乎賊之所居近地有救援之野人乎若有救援之野人則其人之數幾何乎救援之虜所居與本賊所居相距幾里乎本賊所居處多有山林必皆隱匿乎如此問之而聽其答說仍戒曰此國家秘事也汝不宜泄卿若以或者之說爲不可則姑勿訪問備書卿意以聞馬邊者再寇之言予亦以爲然卿其預料熟計及

其機會隨宜制勝不亦善乎卿當服膺不忘毋或有愆大抵事宜秘而故不秘使之先露則聞者爲寶今之此事宜秘之事也卿故不秘而先洩則固不可也若戒秘太深使不得先露則彼賊無由得聞亦無益矣要在似欲堅秘其事而酋長參謀者自然傳播於彼賊爲可也卿其知之○又諭金孝誠曾累降傳旨戒以賊若來寇則堅壁固守勿令窮追然近來具州野人屢竊斡朶里牛馬財産今又寇鍾城其奸詐已甚罪惡亦重不可不懲且斡朶里不隨兀狄哈而逃款付于我然其留住者少勢窮力弱每被侵掠而我國坐視不救則不能自存或有離散又野人欲潛形剽竊斡朶里則必無伏兵邀擊之計今後深處野人潛掠留住斡朶里則令邊將勿論彼我境較虜多寡量我強弱如有可乘之勢臨機掩捕以懲奸惡使斡朶里賴我之威安業過活庶幾當於理矣去丙辰年兀狄哈寇慶源之後其黨愁者哈潛來於近居野人之處李澄玉遣人誘以來謁邊將愁者哈從其言乃來於中路捕縶啓請治罪然此人雖是作賊之人聽從本國人之說欲謁邊將誠心投來其情猶可恕也故不加罪責即令放還不獨此也前此兀狄哈於邊境或潛來隱形往往爲邊將所獲者有之然其終不罪之者以其黨類曾附於我也今

則旣無故作賊又無悔過來附之誠又於歸順斡朶里之處潛來侵竊
則固異於前日歸附之時又非愁者咎之比也其窺覘虛實乘間竊發
亦未可知也卿知此意盡心措置勿爲野人所侮○戊子視事○王世
子出後苑觀射○初有趙自廉之奴夜入刑曹正郎柳暢家暢捕之以
告刑曹決杖八十至十餘日死自廉訴曰暢先杖於家乃告刑曹又杖
之因此致死下義禁府鞫之至是義禁府提調朴從愚權孟孫柳守剛
啓今鞫暢之隣里皆曰不先杖之且問獄卒亦曰本無杖痕如此之事
必考檢屍文契然後乃得覈實今無檢屍文契且證左皆兩家奴也若
鞫其奴有違容隱之法處決爲難 上曰人命至重豈可置而勿論乎
反覆詰問務得其情○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啓鍾城郡事金
厚曾以事見罷然厚撫恤軍民又有武略且善防戍野人畏服請還本任
從之○刑曹啓京畿川寧囚衆伊殺人請依律處斬從之○己丑傳旨戶
曹慶尙全羅忠淸道下田田品磽薄民之納稅者或有愁歎故曾下敎
旨姑於今年每一結減二斗其貢法收稅之數將更議以定然今年夏
旱秋霖禾穀不稔姑於今年三道上中田每一結減一斗下田每一結
因前減二斗又減二斗以從民便○傳旨刑曹京外官吏犯罪因累次

栲訊數日之間又加笞杖以決其罪或一月內先行栲訊又決笞杖因此或有隕命誠可憐憫今後已受訊杖者毋得旋決其罪酌其栲訊久近傷處輕重乃決笞杖以爲恒式○庚寅禮曹判書金宗瑞啓自巨乙加哈及其子土豆旣來我國其子在本土者疑我國殺其父嘗欲報讎乃形於言果來寇邊今咸吉道斬獲五級皆是土豆同産與近戚也令土豆見之使知其親戚爲便且國家厚待土豆冀無邊患也今爲患如此遣還本土以解彼人之疑何如下議政府議之申槩河演議曰儻還本土則必生疑慮但示首級使之寒心爲便黃喜權踶議曰令示以首級若欲還本土則從願遣還何如　上曰姑示首級後當隨宜處之

○壬辰左正言尹沔啓金厚曾赴鍾城坐贓法當抵罪幸蒙赦宥得免今以厚復爲鍾城厚之行已如此安能鎭服人心又何顔復其任乎請收是命且內禁別侍衛甲士補外寄者見代還屬本番准計赴任月日給到臣等以爲外任者旣依例加資而及其遞代又用其時之到則是重受職也其居京侍衛者暑雨祈寒勤苦倍之而反居其下實爲不可

上曰金厚之罪固當懲之然本道人皆謂厚可鎭鍾城故復差之耳內禁別侍等外任時往到如此然後行之易故欲用此法耳沔更啓曰

鍾城非但防禦且兼吏治豈可以不廉者莅之乎且厚所犯非一今若復用則非惟厚不自懲艾後日貪汚之徒亦何所懲乎倘曰厚須鎭邊陲則使之自効於行間可也何必復爲鍾城之守乎內禁別侍衛之爲外寄者下除目之日其於本番已無姓名矣追錄赴任時到甚爲不可

上曰邊方之事固不可拘於常法也內禁別侍衛仕到之法已廣議大臣立之不可改也○掌令趙孜 啓漢江露渡三田揚花渡等津關官船遲重人馬未易渡涉私船輕快易涉故常不用官船皆用私船收稅太重往來者務要速涉皆納稅以過民甚病焉臣等聞各道所納司宰監貢船多爲無用宜以此船分諸津關使之大小相半而風浪之時用大船無風水淺則用小船如此則無私船稅重之弊而民未病涉矣 上曰爾等之言然矣予令主掌官議之○癸巳左正言尹沔啓鍾城境連夷虜非他郡邑之比厚曾鎭本郡恣行貪汚今雖復任安能鎭服人心乎請須改之且京官以五六品授守四品職事者署經告身以三四品授行五六品職事者亦且署經而獨守令以三四品行縣監者受官敎實爲不可請依京官例署經 上曰法有權經不可執於一也厚雖有罪今已授之不可改也守令行職者受官敎其法已立雖更立署經之

法固無關於利害矣沔更啓邊陲遠於朝廷守令所犯見聞爲難若朝
廷不知則其心猶恐知之未敢恣行若或知而不之罪則固無所忌憚
矣况邊鎭須擇公廉正直之士任之足以鎭服人心法雖有經權厚之
所行如此不可復任也國初雖一二品悉皆署經告身後乃立四品以
上官敎之法令臣等欲立署經之法雖不係於利害亦爲礪廉之一端
也請依京官之例 上曰厚前赴鍾城能堪其任雖有罪見罷今從人
望復任是亦勸礪之端也守令官敎之法已立矣且位至大夫何更署
經乎○傳旨禮曹王世子 宗廟祭代行時奠物樂懸祭器等諸事並
依親享例○甲午。遣工曹判書崔府奉安 太祖睟容于全羅道全州
慶基殿○日本國通信使卞孝文回至慶尙道王浦馳啓臣等初到對
馬島宗貞盛受賜物行四拜以致謝意仍遣人爲鄕道行至赤間關大
內敎弘徑到赤崎浦迎候翼日受賜物賜物將至敎弘立庭下躬身以
迎陞堂跪受扣頭仍贈臣等衣服厚遺食物臣謂敎弘曰我 殿下追
念故大內之誠命我等致奠答曰疊受厚恩感謝難盡但使臣未行慶
禮於國王先受奠禮恐國王非之請於回時致奠敎弘遂以臣等之來
馳報京都乃發船四隻護送行至尾路代官以無國王敎書不護送臣

等行至兵庫使通事尹仁始先往京都報之兵庫守護官來謂臣等曰今報使臣聲息于京管領及伊勢皆無可否但其出納者言大內之報時未回答不宜擅自上來仍言國王年少諸大臣擅權以使臣支待各有所費但於國有禮物而於己無益故托辭以拒之若在尾路待報則淹滯必久矣使臣不待而來甚善計也且言伊勢乃國王姊夫方與管領執國政王之所為悉皆變更主弱臣強國事日非尹仁始回言入京見太和守太和守言何不待報而來乎管領已議諸大臣欲不接納也仁始答云淹留赤間關尾路已逾旬月而回報不到乃來耳太和守遂議管領乃招仁始言管領亦云業已來矣不可拒之乃告于王令左武衛依舊例以待臣等入京都賫書契禮物到闕國王坐殿上臣奉書契跪楹外僧一人跪受置王案上臣以下正官立楹外軍官以下立庭皆行四拜臣云兩國隔海我　殿下聞殿下嗣位遣臣等來賀楹內有人言國王年少嘗徐啓達臣等乃出其群臣數百入庭中皆蹲坐人言群臣賀新王始通隣國也到相國寺祭先國王於殿內設神位掛影太和守言祭禮可從貴國之禮國王年少不能參國俗本無拜禮管領以下大臣坐以陪祭國王及母妃皆潛往觀焉祭畢與管領相會太和守云國

王年少管領實權王坐當南向使臣在東臣云客東主西禮也太和守言然則管領在東使臣在西可也臣亦以不可之意太和守云地勢如此不可易也臣等乃入管領坐東不起臣呼太和守云管領何不起乃起相揖就坐臣謂太和守云聘問古今通義今遣回禮使否太和守云舊無其例不可遣臣等詳陳舊例太和守曰己議諸大臣皆曰舊例無回禮使只有請經使耳今將遣請經使矣臣強言之管領及太和守曰詳考文籍實無舊例國王年少不能裁決我等獨專國事不可以無例之事自我爲始遂以僧光嚴祐椿爲請經使副臣等受國王書契禮物國王尋薨問喪制云罷市七日後擇吉燒骨葬之大臣着白衣不食肉五十日而除臣等行至伊要其護送者群聚號噪持杖突入將奪禮物而去臣言此皆汝國王管領禮物汝等何至無禮如此再三開諭亦不聽號噪愈甚不得已給錢乃止至赤間關光嚴追及言先國王同母弟即位年方九歲也至山口祭故大內爵幣皆立奠臣謂教弘曰宜當遣使以謝教弘曰舊例謝恩書契皆授使臣以送然使臣所言甚合於禮我當遣人以謝遂以僧德模慶柔爲使臣等聞一岐島倭剽掠濟州船虜人物而來臣等請教弘及光嚴力圖刷還教弘等移文志佐佐志使

刷之到博多聞被虜男女共七名在一岐毛道浦其土主呼子鴨打也臣使副使尹仁甫及書狀官申叔舟先嚴亦令祐椿同往索之遂得被虜人七名到對馬島宗貞盛欲爲巳功謂臣曰我再三請刷其功不小請留三人使我進之臣答云誠心至厚我當啓達不必自獻貞盛固請乃留三人付體察使李藝而來○上謂承政院曰前者傳聞日本國王薨尙遣通信使致奠前王致賀新王今卞孝文親見國王之薨而來何以處之今聞卞孝文到日本國本國初欲不納孝文經到國都其國猶責以不待報而至又遣使于我托稱請經所答書契禮物不付其使而就付孝文以此觀之不必更遣信使也不遣使則書契禮物就付來使而其契書幷錄欲不納我使之語及新王年少待數年更遣信使之意何如爾等與禮曹參判許詡同議以啓詡啓隣國之君薨而新王繼立禮當遣使致祭前王仍賀新君也但卞孝文纔回旋復遣使似爲煩數且於水路往來艱險宜將書契禮物就付來使其不納之語及國王年少之意不錄書契爲便左副承旨黃守身曰臣意亦同詡意但不納之語國王年少之意幷錄爲便都承旨李承孫同副承旨李思哲議曰前月傳聞國王之薨尙遣信使今孝文親見前王薨逝而來不可不遣使

且日本國使臣到一歧力刷被虜之人此即交通之效也對馬島大內殿
亦盡心刷還比又與日本國交通之致也宜當遣使　上曰卿等之意予
皆然之待下孝文之來更議之○乙未親傳望祭香祝○丙申對馬島六
郎次郎遣愁桂三甫羅等三人來獻土物○刑曹啓慶尚道昌原因司
宰監奴陳萬闘殺良人請依律處斬命絞之○丁酉命知印陳致中領
杠軸十隻載救荒米穀向咸吉道盖欲以杠軸輸軍餉於兩界試其便
否也○掌令趙孜啓金厚前赴鍾城坐贓見罷今復任鍾城甚不可
請改之且今巫女皆黜城外使救東西活院病人其稱國巫者占巫女
二十餘人尚在城中請除國巫外其餘皆屬活院使救疾病　上曰厚
雖有罪今已復任且邊將以厚爲能堪其任請復本職則今之復任豈
爲不可巫女之事其來已久不可遽革也孜更啓大抵贓吏雖至子孫
猶且不叙況身犯贓罪者不宜爲民表率如不得已則差爲本道軍官以
備禦侮爲便因固請巫女之事　上曰厚已除拜不可改也巫女之禁
近已立之嚴加糾察可也予聞立法之初至爲嚴禁後日稍復陵夷爾
等以已立之法申明痛禁可矣何必更立新法乎○司諫院上䟽曰廉
恥士之大節賞罰國之重典是故廉恥道喪則貪墨之風不戢賞罰失

宜則勸懲之道不著豈可以貪汚不廉之人授邊鎭之重任而失勸懲之道乎金厚別無他能但以武藝特蒙 上恩任邊塞之重鎭固當砥礪節義圖報 聖恩之萬一乃不顧此惟欲是從旣於部民勒買牛馬乃與彼人私相貿賣輕犯邊禁擅設屯田私費所出虛張人口冒支公廩其貪汚不法莫此爲甚雖有射御之末技何可復還其任以爲一邑之表率乎雖復用之以如此之所犯其能肅整軍令而鎭服民心乎今此四鎭遠於京都邦禁稍弛境連彼土利物繁滋豈可赦金厚之罪以啓萬人謀利之心乎須當痛繩贓汚之徒以嚴邊鄙之令可也況贓吏不敍之法著在令甲何至金厚特垂恕假輕毁成憲乎大抵人之犯禁者畏人之知而不敢恣行若知而不禁則非惟此人之無所忌憚他人之聞此者亦無所忌矣且近年以來禁部民之告訐而守令犯禁者頗多有如金厚之徒毋或以貸罰一勸千可也傳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爲國又曰賞罰無章何以勸沮此臣等所以再瀆 聖聰而不已者也伏望亟收是命以勸廉恥以明賞罰不允○遣集賢殿直提學辛碩祖于慶尚道宣慰日本國使禮曹啓宣慰儀注曰宣慰使到客館隨宣醖由中門入置宣醖堂中案上於案東西面立客人於門內

道左躬身祗迎就庭中北面重行四拜禮客人正官由西階升堂詣案前北面俛伏宣慰使稍前西面傳旨云云執事者酌賜酒授宣慰使宣慰使受爵西面立授客人北面俛伏跪受飲訖降階行四拜禮由西階升堂在西東面行再拜禮宣慰使荅拜後設慰宴若日本國王使臣與大內殿使人同處則慰宴次大內使送上副官人序坐於國王使送船主押物之下大內使送船主押物序坐於其後行大內使送伴從人序坐於國王使送伴從人之下若國王使臣強欲交坐聽其坐次禮度一依六典宣慰使東壁上副官人西壁若客人不可則荅云本國禮度既如此不可擅改開釋曉諭若客人固爭以爲不可宜從權不必強之○議政府據刑書呈啓大明律良賤相毆條云良人毆傷殺他人奴婢者減凡人一等死及故殺者絞本朝依此律凡鬪毆殺以下減一等故殺者乃絞已成格例今講解律解此條曰若毆死及故殺者並絞乃以鬪毆殺并爲絞刑故各道觀察使有依講解之意用之令更考之右條內又曰毆緦麻小功親雇工者減一等至死及故殺者並絞乃下至字並字而良人毆他人奴婢之條則不書至字並字只言死及故殺者絞以此觀之其死及故殺二字文雖未瑩然既言毆傷殺則其下死及

之死字以毆殺論之未穩且講解律不解毆傷殺之殺字則尤爲可疑又於律文內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主使人不論良賤並絞而鬪毆之條則於賤加等於良減等其初無害人之意而鬪殺者減絞從流雖因鬪而故殺者減斬爲絞以示良賤尊卑之分者深意存焉旣非中國頒降成書而從註解之文加入於死實爲未便請姑從舊例從之○戊戌司諫院上疏曰立法固當行萬世而無弊爵賞亦必酬事功而無濫法章而有可議之弊賞行而不稱於事功則豈可著之令典而垂於萬世哉頃者臣等以軍士外敘之人准番到付之法不宜施行再瀆聖聽未蒙俞允臣等反覆參詳此法之不可者有六夫軍士給到之法考其行事苦歇與其仕日多少而給之今外敘之人除授之日削名本番卽充他人其不干於本番明甚矣而例於軍士准番給到是乃以守令而受軍士之仕到殊無例焉其不可者一也別立軍功外不用受職前仕已有成規今外敘之人旣免宿衛之勞又保妻奴之養例受褒貶或陞資或改品復用受職前仕而等於軍功之人此亦有違仕到錄用之法其不可者二也爵命人君之大柄而不可濫也況今循資之法益嚴一資一級無功不授而獨於軍士外敘之人旣酬治民之功而今日例

陞資級又受無名虛仕而他日復呈都目行守令之一事而疊受官職此實有乖於循資之法其不可者三也今其法將外敍時病日幷計給到此法尤不可行也雖云晝夜在官其於守令實仕旣不計病日何獨於虛仕幷計病日而准番給到乎此法若行則軍士之外敍者以謂予雖移病安坐以避難事然於本番仕到無有加損若遇厭苦之事必稱病以避之此法之行必啓守令怠惰之心其不可者四也軍士多以遐方旅抵艱苦從仕其於山行巡綽入直守更之事不避祈寒暑雨無不爲之外敍之人安享一邑之榮不行軍士一日之事而反收六年之仕坐奪都目此誠勞逸不均其不可者五也以軍士受京職者晝雖勤於本司然不着名本番夜不入直則不給其到已有成法今外敍之人旣削名本番無異專不入屬之人且晝夜所爲皆非宿衛勞苦之事而給其本番之仕此亦有違於京官受職人給到之法其不可者六也以此觀之立一新法而弊固多端此法雖大有益於國家尙不可行況其無益乎伏望亟收此法以杜爵命之濫不允○庚子日本通信使卞孝文來引見于思政殿其國王書契曰貴國之於弊邦寔修好之世舊也不翅滇張遼貟矧亦時屬多故未遑書問玆纂在專价特領賀私何敢

當竊以不克家增忸怩耳土賝若干事拜貺如別幅薄產數件聊致謝
懇笑留幸甚別幅彩畫扇一百把長刀二柄大紅漆木車搃大小計七
十事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二十事大紅漆桶二箇○義州牧使俞益明
辭賜弓箭○召禮曹判書金宗瑞謂曰日本國王薨新王卽位予令議
遣使吊慰可否或曰日本自古通好之國也故前者傳聞國王薨尚遣通
信使今通信使親見國王之薨而來宜遣使吊慰或曰水路遠隔海賊
興行且通信使之往彼初欲不納不必更遣信使也將何如而可宗瑞
啓曰日本初欲不納我使及我使至國都則責其不待報而來又今遣
使于我其書契禮物就付我使以此觀之意有在也昔金之於宋以納
字獻字相責至宋大弱乃用獻字本朝使臣曾到日本其國史書朝鮮
來朝臣意臣子之於君父十分盡心固其宜也如日本固非事大之比
又非救患分災之國也但慮後日或有不得已相通之事故信使相通
修好久矣今通信使纔還何必屢遣信使乎宜以書契禮物就付今來
使臣爲便 上曰獻字納字之說至此時言之已晚矣若水路險遠海
賊爲害之論則然矣然今與彼使偕往及其回也又請護送船以來則
海賊亦不足慮也更加商確以啓宗瑞對如初 上曰予已悉卿意當

更議諸政府六曹承文院提調以定○辛丑視事○都體察使皇甫仁回自咸吉道 上引見○初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獻策曰請於甲山郡知項浦之丘築堡且塞江邊要害之地設弓弩陷穽於賊路置尖木於往來之灘仍禁江外行路自虛川江邊至尹賢邦峒作新路以豆波洞云寵惠山等三里之人定為統隊使手不釋兵又以盧洞車軍萬洞雀田已洞傍近之人悉聚於惠山以南中德等地定為統隊禁江外耕田尹賢邦洞乃惠山三水堡來往者留宿之處且賊路要衝請築堡於此以傍近之民入而耕稼令三水萬戶率軍守護冬則退入三水堡且於知項浦惠山口子虛川江等處加設烽燧十所並築烟臺又移本郡邑城於惠山堡常令僉節制使防戍 上命皇甫仁審視至是仁回啓曰可依孝誠所啓獨移邑城於惠山之策則本郡孤單四無救援移邑城於賊路要害實為不可郡人亦不欲遷請仍虛川邑城且甲山之民無慮三百六十餘戶而守護之處頗多只差千戶三人不可請加設一人又會寧府高嶺堡居人欲於鏡城之境細川置鎭如不得則請移堡於竹苞堡臣以謂細川則防禦稍緩竹苞堡則亦為內地故已設高嶺堡於賊程要害今棄此而移於他處亦不可竊觀吾弄草洞源[illegible]坡距

高嶺堡十里土地閑曠宜於民居請令會寧府築壁堡令本道監司刷
流移人量宜居之當農則分三番冬則分二番十五日相遞往高嶺堡
防戍從之○刑曹啓慶尙道善山囚僧義問殺伴僧平安道龍崗囚張
尙殺人請皆依律處斬開城府囚無叱知殺人典獄署其每發人塚竊
衣服請皆依律處絞從之○癸卯召右議政申槩右贊成皇甫仁左參
贊權踶戶曹判書朴從愚兵曹判書鄭淵吏曹判書朴安臣禮曹判書
金宗瑞刑曹判書安崇善知中樞院事鄭麟趾禮曹參判許詡藝文提
學安止刑曹參判尹炯兵曹參判辛引孫戶曹參判趙惠議遣使日本
可否辛引孫尹炯安止趙惠議曰彼雖不道在我當盡其禮永絶隣好
則已矣不然則當此慶弔之際宜致禮信然主少國疑姑待安靖通信
修好猶未晩也若無聲息則來使之還偕遣我使庶爲便益安崇善議
曰交隣之道禮信爲重前此日本國王易世則是乃人道大變義所當
恤雖或傳聞必遣使弔祭以修隣好其來久矣況今前王薨逝新君繼
立卞孝文亦目覩而來今以彼不盡禮爲辭薄隣國始終存沒之義則
其於盛朝待隣之禮何依舊例遣使致祭前王仍賀新君庶合禮信申
槩皇甫仁權踶朴從愚鄭淵朴安臣金瑞宗鄭麟趾許詡議曰今彼使

之回遣使偕行致祭致賀禮之止也然日本與我朝雖曰隣國非古列
國交聘之比前王及新王皆年幼慮有疑危又欲不納我使且列國相
交非事大之例必兼視恩信今雖不行致奠可也若新王則禮當致賀
但我使纔還旋復遣使近於煩數臣等謂彼使之回依舊例致賻兼致
賀禮待數年之後新王稍長國内粗定特遣使修好亦不失交隣之義
矣又命議于領議政黃喜喜曰日本初欲不納我使不可數遣信使請
於來使之回就付書契禮物以荅其意後當遣使致賻致賀爲便○甲
辰義禁府啓栲訊柳暢不承當更加拷掠若不忍其苦誣服則豈合事
情乎其隣里及獄卒皆曰本不先杖但暢初與趙自廉言曰以予之故
汝奴死矣請勿訴於官以此爲疑端乃加栲訊猶未得情處之何如
上曰初非以暢爲先杖但有疑端故栲訊之耳今既不承當以此決之
仍命議于政府僉議啓曰初刑曹決杖自廉之奴奴不告被杖於暢令
又暢之杖迹未著宜當以此決遣從之只罷暢職○召藝文大提學
趙末生戶曹判書朴從愚同知中樞院事李明德兵曹判書鄭淵判漢
城府事韓確吏曹判書朴安臣禮曹判書金宗瑞刑曹判書安崇善兵
曹叅判辛引孫漢城府尹黃致身同知敦寧府事李季疄刑曹叅判尹炯

戶曹參判趙惠議以五等旱田准五等水田收租便否末生確安臣引
孫議曰相准收租爲便從愚明德淵宗瑞崇善致身李蕤炯惠議曰差
等收租爲便又議年分等第之事僉曰令其守令視其年等第報于監
司監司更加檢覈分等啓聞乃分遣朝官更審以聞皆下議政府政府
與六曹同議定其等第以啓爲便 上又謂曰遣使日本之議卿等或
有前日已參者或有不參者已議者更加商確不參者各陳所懷我國
自 祖宗以來與日本通好今聞變故而不之弔慰不可也然近日下
孝文之行初欲不納且彼使托以求經而來予欲於彼使之還只答請
經書啓禮物姑勿致賻致賀因諭來使曰從近或遣信使待明年秋或
後年春隨宜遣使何如炯李蕤致身議曰致賻致賀禮物就付來使未
便宜即遣使末生明德從愚確淵安臣崇善議曰 上敎允當○韓朶
里僉知中樞院事童所老加茂來京啓曰請於所居築壁城與管下人
聚居管下人上京時用曾賜印信於書契以送又挈比靑妻歸養父母
且具州兀狄哈種類不多我與都乙溫卜兒罕等欲同五鎭軍馬殲滅
之下禮曹與議政府同議僉議啓曰壁城則可從其願其城之大小廣
狹令會寧節制使量宜築之若管下欲上京者都節制使考其前日上

京疎數依舊例移文禮曹以送其挈妻事則令以會寧之妻奉養其親
往攻具州事則不答爲便若更言則宜答以已知從之○乙巳傳旨兵
曹平安咸吉道恒居人備知其界山形地勢及狄人情僞自今以兩道
恒居人除本道萬戶千戶者毋用三十箇月待滿六期乃授京職且允
兩道人除京職者毋令上京仍於本道防戍以實邊圉若自願上京侍
衛者聽○慶尚道觀察使馳啓對馬島體察使李藝及宗貞盛所遣津
江次郎等捕賊倭而來○禮曹啓 王世子受朝參時初嚴改稱初告
二嚴稱二告三嚴稱三告皆擊鼓爲節初告畢會二告就門外三告入
庭若擊先化門鼓則嫌於朝會請於繼照堂庭門外別設鼓以擊從之
○諭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今聞道內人民自相喧說曰今於五鎭
雖不入居然曾下教旨有曰姑爲停寢則後必有入居之時常恐入居
以戶內餘丁分異出居人少力微不得力農所居家舍園籬故不修治
生業日疎予聞此言良用驚駭前者政府受教有曰更無本道人民入
居五鎭之令則國家無復以本道人民入居之意可見矣今之喧說不
知出於何人耶雖他道之民尚欲使之與居共享生生之樂況咸吉
一道 祖宗肇基之地其民之安生樂業尤致慮焉奈何居民妄度國家

之意反生疑貳胥動浮言以駭衆聽乎卿以專制一道之任固當隨其所聞曲盡卞說以解愚民之惑卿乃屢聞民之喧說又見民之艱苦而未有卞說致安之策何歟卿其知之甲孫回啓今承諭書更無受敎之辭則本道入民勿令入居之意隱然在於言表皆非斷然不復入居之意而姑停之云則亦終不得已之辭也民之訛言不息浮動不安之事臣常切切于懷其前受敎内不復入居之意難可以口舌卞說使愚惑人民渙然解聽也且姑停之文既已頒於民間傳相習聞雖反覆告諭將不信聽夫下民胥動浮言疑貳不安君上作誥曉諭以達上下之情古今之通義也稽之於古多士多方盤庚大誥之類載諸書史班班可見臣願特遣朝官賫擎本道人民不復入居之敎下界開讀則人人釋然解悟安居樂業流離遷徙者亦皆還歸田里流亡頓息此愚臣致安之謬策耳伏望 上裁 上又回諭曰前者卿啓云以本道人民毋令入居之意特下聖諭丁寧曉諭以安浮動今又啓曰特遣朝官賫擎本道人民不復入居之敎下界開讀且以多士多方盤庚大誥援例言之然時異事殊不可執一論也多士訓於商民遷洛之時多方誥於淮夷叛亂之後盤庚遷殷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而小民惑於利害不適有居故諭以遷都之

利周公攝政三叔流言而周公東征故大誥天下之民漢武帝窮兵遠討
重困民力而桑弘羊又請屯田輪臺勞擾天下故下悔過之詔唐德宗與
戎遠近變生都邑而李希烈等各守藩鎭致其疑懼故下罪己之言此則
古昔帝王觀時勢之不得已而然耳卿意以當今之時入居之事無異於盤
庚成王漢武帝唐德宗之時之事歟本道之民性本愚直人聽譌說易爲
驚惑其在 太宗朝再興訛言國家將盡殺道內人民逮予卽位又說云國
家將下三道之兵水陸並進盡殺道內居民胥動浮言洶洶不靖累至於
此然其時尙不差遣朝官曉諭之矣況今浮動之言不過入居而已以如
此小事驚駭憂懼特遣朝官面誘解說於政事大體何如咸吉道 祖宗興
王之地實周之邠岐漢之豐沛唐之大原固非他道之比然其爲赤子則一
也若疑咸吉人民浮動之說遣朝官下諭書開說之則下三道富實之戶
聞風效轍戶內餘丁分異出居所居廬舍故不修治則將若之何當此之時
又遣朝官下諭開說以安之乎其不可也審矣卿前日雖未詳予意而勸
近日所降諭書足明予意可以曉解愚民之惑何數數煩請耶前後下諭
之意卿其知悉善處○司憲府啓經濟六典節該士大夫於各司私通書
狀耗竊官物者授受皆以不廉論且閑散私行者出入各官各驛以致彫

弊其非乘馹者不得入諸郡及各驛違者主客皆罷職論罪近來大小人員不顧成憲恣行犯法京外官吏亦以一時人情枉法相應非徒失誤公務抑亦多端收斂弊及民生請申明舉行從之○傳旨禮曹開慶寺 祖宗願刹且密近 陵室今後禁儒生出入○丙午雷○承旨等賀宗貞盛捕送賊倭 上曰昔己亥年征對馬島時人以爲未爲善戰然自此邊圉帖妥今雖爲寇亦小事耳今其島主盡捕賊倭以送實是己亥征討之効也足爲慶事然勿賀議政府六曹又進賀不受○王世子出後苑命晉陽大君瑈都承旨李爭 孫書雲判事李純之行司直閔孝權校理李英耉注簿金淡朴允昌試量田○宗貞盛遣三未仇老等四人來獻土物○丁未諭平安道都節制使今咸吉道都節制使馳啓有野人來告達子㗋昔日不納之嫌將於今冬明春來侵卿知此意防禦諸事曲盡措置毋墮術中然不使民心浮動○傳旨戶曹曩以年歉減四部學堂生徒之廩其復給之○諭咸吉平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等進獻松骨捕捉之事至重今聞考察之方似爲遲緩且近以節候溫暖松骨不來爲辭然前此九月初吉氣暖之時亦得捕之則松骨之來不關於節候寒暖也明矣如此遷延不爲用心而及至立春之後則

無如之何今年失稔故嚴加考察似乎不忍然以失稔之弊不謹捕捉萬一有若壬子年騷擾之事則其弊不可勝言卿以任重大臣不念國家大體緩於考察予甚慮焉卿其知悉分遣察訪檢律糾察械機更以辛酉年傳旨事目廣曉民間曲盡措置○戊申召黃喜申槩河演皇甫仁權踶鄭麟趾議貢法便否曰各道之田一二年之間未易改量姑將舊田案審其田品先分五等結卜束把改作頃畝步法以收九等之租何如若以爲可則今年將畢審下三道之田乎抑將只審全羅乎且分遣敬差官則所見各異慮恐分等不一欲別遣大臣一人摠治其事是又何如且量田其事匪輕欲於今年姑試衿川水原等地亦何如僉曰已於三道皆行貢法今分田品只行於全羅而不及慶尙忠淸則收租之法彼此不一並審三道爲便但當年歉別遣大臣實爲有弊今委遣敬差官令監司兼掌其事可也若欲試量田則衿川之田不備五等宜試於水原府雖今年未畢未爲不可又召大司憲閔仲執義林仁山掌令趙瑴持平申自守左司諫愼幾知司諫申肙謹獻納金淳左正言尹沔右正言禹繼蕃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直殿李季甸金汶應教鄭昌孫盧叔仝校理魚孝瞻修撰河緯地梁誠之宋處儉博士李塏李芮謂

曰改隨損給損之制爲貢法試行於三道但慮矯枉過直百姓或有愁嘆予已知貢法之不便且初以貢法爲便者以爲欲行貢法不可不正田制今欲年分九等田分五等以收其租又慮改量土田非一二年所能爲欲分遣敬差官姑將舊田籍審量田品先分五等改結卜束把爲頃畝步法視年上下以收九等之稅議諸政府六曹皆以爲可爾等以爲何如若分田品則八道皆然然今年先試於下三道何如且欲姑試於水原楊州等地是又何如伸啓曰改量田實爲便然未易遽行姑於未量田之前先分田品以收其稅爲便幾仁山自謹孜自守繼藩曰此乃便民良法欲行其法何計小弊淳曰年分九等似爲不可前此各道分年等率以下等年爲中等中等年爲上等今縱使分爲九等孰能精察年分以爲九等乎洄曰此雖良法不可行於凶歉之時萬理季甸汝昌孫叔全孝瞻緯地誠之處儉愷芮曰今當年歉不宜汲汲宜待豐年且年分九等不可但分爲三等或五等爲便○傳旨卞孝文之往也日本國初欲不納予以爲不必復遣信使也然自三韓相與修好且孝文親見國王之釁而來若不遣使則今新王年長必謂朝鮮於前王致賻致賀予之初即位也獨不遣使是待我不如前王也如此則我國後

雖遣使彼豈以爲鄭重哉若然則後日區區遣使亦爲不可以是觀之
宜當遣使予初以領議政隨後遣使之議爲然但以水路阻險海賊興
行欲於來使之回偕遣我使議其便否以爲可者頗多予亦以爲與來
使偕往則海賊不足虞也決意遣使其薦可爲使副使書狀官者○遣
義禁府鎭撫安崇直于慶尚道鞫對馬島捕送賊倭○己酉以洙爲醴
泉君惠寧君祉之子也○庚戌賜童所老加茂笠環刀○辛亥親傳朔祭
香祝○右獻納金淳獻量田便宜之策一一邑之田小不下數千餘結
多至萬餘結今以敬差官二十餘人及其春分之前畢分三道之田則
務要速畢不逐田親審而一平之内遙度定品非徒貽弊萬世有違
聖上改分之意請今年一道明年一道每限歲月詳加分辨一敬差官
雖皆剛明之人田品之分或非所長其於曾不經行之郡專不知水源
深淺土性肥瘠而遽使定品雖一畒之田若以下爲上則千萬世倍納
田税之弊不可勝言須令其官守令先分境内田品以報敬差官敬差
官與其守令參詳更分一冬月氷雪滿田難以詳辨雖無氷雪之田土
氣凍墳形色變易其於五等未易的見且萬世之法不可一時遽定而
今下田之税已減四斗若貢法未定之前雖爲仍行猶愈於今日之急

速而反致民怨也須緩期限每年冬初春節分遣定品毋致差誤以除民怨一年分九等之法雖爲詳密然品級過多奉行官吏參酌定品實難請减九爲六○十一月壬子朔對馬島體察使李藝回到慶尙道善山府馳啓宗貞盛搜捕賊倭時羅沙也文等十三名以授臣等貞盛及諸酋長遣津江次郎等九人護送賊倭一名當搜捕時自刎死斬首而來又悉徵賊倭所奪財物兵器而還○宗貞盛管下曾虜中國浙江昌國衛軍徐成至是貞盛付藝而送○癸丑下敎戶曹我國損實之法見於金祉所撰周官六翼盖自高麗已行之矣此雖美法然收稅輕重出於官吏一時所見輕重大失民弊亦多且逐段損實自古經傳無之夫貢法中國自三代以至于今行之不易本國已於下三道試驗其間節目有未盡處今宜詳度更定庶幾便民其一前此三等田尺長短三等田方面其差雖均然實積之差不均今各等旱田水田一撥改量租稅視等加减以遵古制旣遵古制則其計指田尺結卜束把不依古制仍舊未便宜用周尺改量然一二年內未易改量姑將舊田案先分五等田品結卜束把改作頃畝步法以收五等之租庶幾古制時務並行不悖其二向者分道爲三等分官爲三等分田爲三等實爲未精盖水田

下三道多膏腴京畿黃海道次之江原咸吉平安道又次之旱田膏瘠
則八道大槩如一又旱田所出不及水田今當水田旱田各分五等旱
田第一等准水田第二等旱田第五等在水田第五等之下各道各官
勿分等第合八道之田但視田品分等其三周禮司稼之官巡野觀稼
視年上下以出斂法則貢法視其年之豐歉上下其稅可知今亦以上
中下三等各分三等合爲九等止分三等則上下之間租稅輕重懸絶
若分九等則雖不中不甚相遠每歲季秋各官守令審禾穀結實之狀
報年等第于監司監司更加撿覈水田旱田各別分等啓聞若各官禾
穀大有不同則分各官等第啓聞下議政府六曹施行惟爾戶曹曉諭
中外○黃海道觀察使馳啓平安道漕轉船三十九隻敗於助邑浦二十
一隻敗於業淸江仇乙浦五隻敗於椒島四人溺死下諭觀察使給敗
船人衣食救療○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大小行幸時侍衛步甲士常不
預先揀擇而每臨時充定故體貌長短不一且體弱殘劣不合瞻視者
相雜近侍軍容不整且於六典騎步兵本自區別今不先分騎步而以
騎兵捽定於步卒之任不合大體謹考六典云帶甲執槍能走三百步
者爲上等二百步者爲中等又爲手搏技能勝四人者爲上等三人者

爲中等然不試身長且不試射御能否一以走力試取未便請依六典
步甲士取才之法稍加增損擇身長八尺一寸以上壯勇人試步射一
百八十步三矢內二矢騎射三發一中以上日試擧百斤重物能趨三
百步者取六百人以爲定額分屬於甲士六番從之○甲寅對馬島體
察副使年恂先來引見于思政殿○遣漢城少尹鄭而漢于慶尙道與
安崇直參鞫對馬島捕送賊倭○慶基殿奉安使崔府回自全羅道啓
臣聞今年將分下三道田品臣沿道親見氷雪滿田難分其品且三道
今年不稔姑停敬差之遣以待明年秋何如 上曰予已知悉○初
上欲面諭改量田及分田品之式驛召全羅道都觀察使李孟畛慶尙
道觀察使李暿忠淸道觀察使金銚至是乃來○命給宗貞盛所遣津
江次郞等九名襦衣各一領○兼成均注簿李甫欽上䟽曰設險保民
有國之急務也方今 聖德遠被夷狄賓服國家閒暇內外無虞而築
城之役無歲不擧者誠以盡有備無患之道也然臣聞近年所築諸城率
皆頹圮臣反復思之非特吏民之不用心也盖自戊午年築城新圖頒
降以後官吏不違立法之意而守法之弊使之然也其築城之法以爲
內面塡石十六尺其上作爲階砌布以薄石者盖慮其專築泥土則易

至傾圮耳初非有異意也臣常歷觀慶尚一道諸城大抵築城之地運石之所遠則幾三十里近則十餘里役民數十名一日所運不過一二石而已是以石城一尺雖至用人六七名未有一二歲而畢築雖或畢築亦未有期月而未壞萬民以此而失所官吏以此而得罪其弊一也壘爲階砌布以薄石萬一禦敵之時入不得易以上下守備其弊二也寇則乘隙攻擊其一二石則內面雜石其勢自然頹圮反爲利敵之資其弊三也以其上無覆土故一有雨水則水潤城基隨即圮壞其弊四也臣愚妄謂內面塡石不必須廣十六尺重困民力然後可堅其城也外面六七尺則專用大石而築之內面七八尺則雜以土堅築之築畢然後覆土三尺乃雜莎土於其上使之向內傾瀉水易就下一如都城之制則人得便於上下而可以成制敵之功矣當其築之之時堀其濠池之土以塡城之內面隨堀隨築則不必更用民力於塹濠城垂成而池亦深矣然則以前日一城所築之功可以築二三城其爲利國便民不可以一二計也大抵雨之入土不過一二尺石城之上築土二三尺水不得入則雖經百年而必無頹圮之患臣所以知此者非臣之臆計也臣嘗守軍威縣軍威舊所築迎日城三十七尺自庚戌至戊午九九

年之間未嘗傾圮城圖頒降以後以爲內不塡石乃去沙土布以薄石一朝之雨遽卽頹圮是臣之親見也立法以前所築諸城用力少而完固立法以後用力倍多而反易頹落以其不達立法之本意而用法之弊至此極也夫役民國之重事也倍用民力而反爲無用此豈國家之本意哉臣之腐心於此爲日已久矣敢以臆見仰瀆 天威下兵曹與政府同議以啓○禮曹啓大小人民當初喪窘迫之際未能猝辦棺槨國家特設歸厚所令施納公私米布存本取利易其材木造棺槨賣之永世不泯使民無憾近來禮葬所用及諸處賜與棺槨並令所造之因此私賣棺槨不得如舊且米布失本有違設立之意請以本所別坐幹事分掌其事別坐一人幹事一人掌公用棺槨別坐一人幹事一人掌私賣棺槨從之○兵曹啓前此外方充補甲士取才入格者不更試於京故監司與都節制使同試其藝以重其選今已立京中更試之法且文武科鄕試監司亦不親試請自今監司使守令試取轉送于京從之○乙卯命晉陽大君瑈左贊成河演知中樞院事鄭麟趾與全羅忠清慶尚三道觀察使敬差官等往東籍田近地試分田品○前判中樞院事吳陞妻亡以妓錦江兒爲妾專幹家事時陞年八十錦江兒嘗密與

人私隥老耄不知又與隥奴奸隥知之燻灸奴足心杖殺之司憲府推劾啓曰錦江兒欺誑大臣恣行無忌甚爲奸惡律當杖八十然不可以此懲之請依律杖之又於咸吉道四鎭永屬爲婢隥之殺奴亦爲殘忍請罷罪之　上命杖錦江兒屬鏡城官婢隥以年老不之罪憲府又啓隥雖年老本非奸所捕獲而杖殺其奴殘忍莫甚有乖大臣之意請罪之命安置京畿竹山縣○上謂承政院曰戶曹與政府庶務煩劇漕運之事慮不及察爾等亦因事煩未得檢點因此屢致船敗之患予甚憫焉今欲別立一司擇堪爲提調郎廳全委漕轉之事以久其任爾等其稽古制以啓○丙辰以李藝爲中樞院副使年恂加二資賞獲賊倭也

○分遣敬差官二十人于全羅忠清慶尚道分田品等第戶曹啓分田品事目一下三道水田膏腴之地多而瘠薄之地少京畿黃海道水田膏腴瘠薄相半而江原咸吉平安道水田瘠薄之地多下三道旱田水田之曾定上中等者則乃以勿論水旱禾穀茂盛者而分其等也今則將分九等年分及災傷而收租之矣請以前上等旱水田名爲第一等中等旱水田名爲第二等其中曾分等不中者或附或降務要得中其前定下等水田內雖無水源若地品膏腴者並於第一等第二等第三

等從宜改定且地勢雖高沙土相半若引水灌漑禾穀豐登者亦當酌量定於二三等又其次者定於第四等其中沙石瘠薄無異江原咸吉平安之最下水田者定於第五等若川防灌漑處不在第五等例一山田內雖山腰山下之田若土厚禾穀茂盛者亦更酌量分等一今分田品非量田之例事乃簡易請五等字號刻之於木親執施行毋得委諸吏輩一分田品時守令或有不顧立法之意以塉爲膏貽弊於民或干譽百姓自用己意以致誤錯田品者敬差官隨即罪其色吏甚者移文監司科罪一諸敬差官旣分地品監司隨即更審如有等第上下失中則使之改正一敬差官如有不勤職事者及作弊者監司啓聞施行一大抵凡事欲速則不精毋令限日徐徐細分○丁巳命囚倭賊十三名于慶尙道尙州○禮曹啓江原道蔚珍人金撿眞母夜爲虎所攫撿眞逐虎奪母終夜救護翌日母乃死撿眞廬墓盡禮請旌門復戶從之○戊午上以書出示承政院曰體察使李藝到對馬島有中國之人徐成者請從而來藝拒之曰不聞島主之言而帶去不可其人請于島主島主作書契付送今甲議曰通信體察之事及捕來賊倭等事此人盡知之若解送中國則必傳說無遺矣當於江原道安置乙議曰前此或

有逃來唐人解送京師之時議者云必言我國通倭之事請留不送皆不聽而解送於咨文內或言通商之事或言遣使通信之由故近日奏聞時心無內愧若於其時聽議者之說則近日奏聞必有窮辭矣今此人留而不送則後日又有逃來人將何以處之其人又留不送則留者多矣甲曰此人隨我使而來體察使之事必先言之後雖有逃來人體察使之事必詳問則乃言不問則不言矣比此人為緩也後人不留可矣乙曰後人所聞所知與此人無異而此人先言之後人有問乃言之何輕重之有疑此人而留之不疑後人而不留是何意也今日留之則明日亦留之今年留之則明年亦留矣永不送還則已矣數年之後不得已送之則其人必言前日逃來人數於其時朝廷問之其可以盡死對之乎且近日因唐人之言而已降勅矣自今以後唐人還京師必詳問其所聞本國交通之事盡知之矣終可諱乎此人留之後人入送而可必其無後患則但留此人之說是也其輕重別無相遠而必留此人則不惟乖於大義其輕重利害安在哉歲月既久則習知本國語音逃往遼東亦可慮也甲曰今此事勢可疑者多留置隱僻處合於行權若後人之事亦隨其勢而議之何必預料之乎昔庚子年回禮使得二唐女以

來置於江原道隨勢行擢已有前例若慮其逃亡則當置於濟州乙曰前年島倭所獲唐人幾乎千數後日頻頻而來無疑允事不究始終而處之後必有悔於庚子年通信倭邦不敢顯言故留其女不送今則不然通信倭邦接待倭使遣使賊島朝廷若問之不敢隱諱前日朝議已定況男丁逃之不難非婦女比乎若入送濟州倘爲風所飄如近日之事則當如何甲曰本國無朝廷之令而送還漢人以千百數觀其事勢雖不送一二人何缺於事大之誠乎乙曰枉尺而直尋則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一人留之則必至於留百人矣甲曰近日遼東摠兵官曹義奏曰朝鮮王至誠所得漢人皆送之其邊將亦知王意厚待以送請賞賜以褒之令通信使之回也唐人有欲隨使船而來者給米二斗黙之李藝等亦不聽漢人之請待其島主言乃率來朝廷若聞之則謂我國何如哉乙曰朝廷聞官船被捉之事則與奏本時時竊發之言相應闌遣使體察則與給印通商相應此人雖詳說所知未見其有害也甲曰濟州捕獲之賊皆上國之賊也本國不殺而留之三島皆喧說朝廷問則何以處之乙曰濟州之賊國家必不久還送後之逃來漢人親見而來亦皆留之乎近日奏本言水路險惡未易往來朝廷若聞體察之事則

謂與前日所言不同或令招安島賊或令推得唐人亦未可知也乙曰
奏本所言水路險惡未易往來者只言不合多將戰艦以行致討耳豈
可我之赤子爲賊所虜坐視不取乎且朝廷如有招安島賊推得唐人
之命則固當開諭倭賊招安推刷雖不盡如勑命具陳事由朝廷必不
責於我矣前此勑令我國捕送楊木荅兀而我國未能捕送朝廷亦無
責焉此其驗也二說皆有理擬議以聞○已未命兵曹錄戰亡李巨源
長子巾之昔野人寇慶源府兵馬使郭承佑戰敗馬中箭而斃巨源以
其馬授承佑承佑得免巨源依大樹力戰矢盡爲賊所殺國家旣錄次
子都致至是又錄巾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承文院吏文專業者拘
於一官人不樂學故曾立月課一等入格者加資之法今立行守之法
雖議政舍人六曹郎官必滿三十月然後乃加一資旣無別例超陞之
處獨承文院尚仍舊法滿三十月隨例加資而又一等入格則每年別
例加資於三十月之內以兩途再三加資有猥濫之弊今後一等入格
者毋即加資別給一上考通計褒貶等第滿五考三上以上者不計月
數加資如此通計則二年內或至六考者有之請計五考加資其餘
一考合計於後五考且一等入格人數元不詳定以提調一時之議定之

未便請以五人定額如此則勸勵之方不廢而亦不乖於循資之法從之○安崇直鄭而漢馳啓今鞫賊倭其所奪之物殺害之數皆堅諱不承時未得情其賊魁則時羅沙也文也回諭曰殺害之數搶奪之物不必細鞫但問魁首及參謀者分其輕重而已○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卿曾啓有野人來告達子嚈音日不納之恨將欲來侵故防禦諸事令鎭堡備之予已知卿預防之意今回自京師者言建州衛野人與海西達達同謀將欲入侵遼東故總兵官使於連山把截鎭守預待且總兵官曹義謂我使曰遼東地面防禦完備若賊或有往寇汝國予惟彼人兇狡有餘衝東擊西棄實擊虛之術靡不知之遼東以北已有長城坑坎軍兵數多屯聚備禦有實勢不得攻堅而來侵我國是可疑也曩者忽剌温諸種連續來朝今數月之間無一人來者近居兀良哈之類至於卜兒罕亦不來朝無乃深處有兵事而致然歟是亦一疑也卿悉知此意益謹備禦令禮曹判書金宗瑞獻議兀察李滿住等與海西諸種同謀則必來我國矣何者李滿住有宿怨於我兀察以存留斡朶里未盡率去亦怨於我又有前來達 不納之慊有此三釁故意必來侵若兀察等鄕道而來則彼人盡知我虛實與山川險易道路迂直分

兵見形於會寧使會寧軍馬及都節制使援兵皆聚於會寧然後分率
勁兵由虛水羅經到茂山堡則本堡孤單勢難能守若此堡失守則此
堡以下至於龍城鏡城皆不入保故虜掠無難而會寧及都節制使之
兵皆不及救彼不出此計則多率軍馬直到會寧佯示入寇之狀多般
刼掠紛紛擾擾之間盡率留存同類而去固其本心也獻議如此意外之
變亦不可不慮卿其知悉盡心措置其未盡可行條件隨宜施行條列
以啓且阿赤郎耳伐引等處境連忽刺溫兩處對人互相來往故深
慮事變無不盡知潛隱備細見聞連續啓達○以忠淸道礪山郡還隷
全羅道○庚申遣誼城君容奉安太祖睟容于慶州集慶殿○對馬
島宗盛家遣小大郎等二人宗彦七遣皮孔古羅等二人宗彦次郎遣
皮孔古老等二人來獻土物賜衣服笠靴○辛丑霧四塞咫尺不見人
○左正言尹沔啓宗室諸君以某君稱之若元尹正尹則皆以名稱之
有乖尊宗室之義請元尹正尹亦稱別號毋令稱名且別侍衛去官之
時若無五品則以六品超拜四品於行守之法甚爲未便若無五品則
毋以六品超受四品上曰予將議之○壬戌王世子率百官遙賀
聖節○議政府據兵曹呈啓續兵典武經講習條云三品以下武經

習讀官二十人定額口傳講習三四品能通七書者提調特薦叙用五品以下及訓鍊觀五品以下四孟朔取才能通七書者叙用時散五品以下自願取才者亦聽諸到宿衙門取才二三等入格者依春秋都試例給到 又武科入格者春秋鍊習條云各年武科入格人等每年春秋步射二百四十步一百八十步騎射一次試取一等入格者叙用武經講習時兼試將鑑博義·續兵典·謄錄春秋都試條節該步射騎射片箭擊毬等事諸藝通考施行三軍甲士別侍衛成衆愛馬及閑良人各品良妾子自願者並令試取一等入格者叙用二三等入格者給到曾依此法試軍士及成衆愛馬各人一等入格人內前銜則除職時行則加資然本朝循資之法甚密東班各品須經五考三上滿三十月然後乃加一資武藝試取各品則於春秋都試及武科鍊習武經講試不論加資久近一等入格則例皆加資故一年內再授二資者頗多且五品以下皆有都目既以取才加資改品又以都目計到改品且武科入格人則一人俱試鍊才武經以一身而兩途陞遷實爲猥濫今更磨勘以啓一武科入格者春秋鍊習及武經講習等事毋令別分等第疊授其職其春等武才試取人畫數於春夏孟朔武經取才人畫數合計分等秋等武才試取人畫數於

秋冬孟朔武經取才人畫數合計分等如或一人俱試兩才則合錄兩
才畫數第其高下一二等入格人内前銜則除職時行則並給到甲士
別侍衛一等入格者給到二百二等給到一百五十三等給到一百忠
義衛一等入格者給到五十二等給到四十三等給到三十各於本處
到宿及仕日合計叙用一一等入格人内本職有褒貶之人則每於一
等入格之時隨即別給一上考通計於本職褒貶等第滿五考三上
以上者不計月數加資且合計褒貶等第及別給等第則二年内或
至六七考者有之計其五考加資其餘考合計於後五考一一等入
格人内其不得計到陞品者及本職無褒貶之人與夫無屬處之人則
不計年限二次居一等者乃加一資一凡二三等入格之人並皆勸勵獨
前銜及本職有褒貶之人與夫不得計到陞職之人本職無褒貶
無屬處之人等居二三等者不爲褒賞則勸勵之方未周右人等二次
居三等則准一次二等居二等則准一次一等以此准計加資及
除職等事如上施行一春秋都試之人一等入格前銜則除職時行則並
給到甲士忠義衛別侍衛等給到之數與無屬處無褒貶等人加
資及有褒貶等人別給上考節目並依前項施行其他成衆愛馬人

給到亦依甲士別侍衛例施行各於屬處到宿合計陞品其時散各品及閑良人各品良妾子等居二三等者一二等准計之法又依前項施行一二三等入格人數元不詳定未便今後春秋都試之人一等七人二等二十三人三等四十人武擧入格之人一等三人二等五人三等十人以爲定數每等以畫數相近者分之若畫數懸隔則不必充數一內禁衛則東西班正三品以下勿論時散選武才特異且有智略者六十人充差並皆除職革到宿計仕陞選其任與他軍士有間且於每年春秋試才陞黜每月觀射例皆槪試已別給仕請於春秋都試及武經習讀武藝鍊習等事勿並試取從之○癸亥忽剌溫指揮伐宋等四人來獻土物○平安道都觀察使趙克寬馳啓碧潼郡所産之玉貪利者潛往採之被虜可慮請塞玉穴使不得採之回諭曰予曾慮營利愚民潛往竊玉或爲賊所虜已令民間毋得用其玉今其民猶不畏賊敢行盜玉若不塡塞玉穴以絶其源則弊將難禁前者玉工洪仲河曰可役一百人輸運大石掩其穴則雖極力動搖終不能發今用幾人運石往塡彼穴則民不能開發果如仲河言歟卿其詳究以啓○甲子置田制詳定所以晉陽大君瑈爲都提調議政府左贊成河演戶曹判書朴從

愚知中樞院事鄭麟趾爲提調○乙丑親傳望祭香祝○命左賛成河
演知中樞院事鄭麟趾判書雲觀事李純之注簿朴允昌全淡等往京
畿安山量田戶曹啓量田事目一量田所用周尺計五步木尺造作面
刻十分量田時步外餘數量用量繩每步著小標每十步著大標一日
內累次校正一令量田以方五尺積二十五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
一畝百畝爲一頃五頃爲一字餘數不用一山谷及陵坂傾側水田則
塍最多者於實積减二十分之一次多者减三十分之一又次者减四
十分之一平地不在此限一私處家舍基地及苧楮莞田菓園漆林竹
林等凡有利益處以他田之例量之若公處及寺院基地毋令幷量一
一人所耕連伏者雖曾岐而分之聽其自願都量合錄○宗貞盛遣老
古羅沙也文等八人來獻土物○丙午寅奏聞使工曹叅判鄭苯賫勅回
自京師 王世子率百官出迎于慕華館勅曰得王奏遵依令邊將嚴
謹巡守遇有倭寇聲息即當飛報具見王之忠誠及奏令倍臣鄭苯識
認漂海遭風人趙郭失里等六名令認係王國人趙怙失伊郎趙郭
失里康權土郎江官土文弟萬郎門帖麻尼金草松郎金賽松義吳俊毛知
郎吳眞莫弟金於訥只郎金阿郡吉俱與脚力口粮付苯帶回其防禦

倭寇必有其道王宜審處以圖長久必使彼知所畏懼不敢放肆庶無邊患 上賜趙忯失伊等襦衣毛冠還送其鄕濟州○對馬島體察使李藝來復命○敬差官鄭軾回自咸吉道啓自安邊至五鎭禾穀布野民無飢色路傍溝壑以至幽深村落臣遍行搜覓無有一屍問於閭巷小民則皆曰春夏之交民間非不飢也饑饉之餘疾疫又興人多死亡然特蒙 上德連承賑濟安有絶食致死者乎問諸監司邊將守令則所答亦然又巡至本宮奴婢居處招其有知識者辟人開諭 上意亦如凡人之言馬邊者所啓之事終無可驗人言只因疾疫與行民多死亡臣考各官物故狀自今年正月至九月因病而死者一千七百五十二名○傳旨議政府禮曹日本國使賜見之時通事跪聽予言立而宣傳乎跪而宣傳乎前此國家於大內等諸殿所使人則立而宣傳於國王所使人則跪而宣傳然中朝之制皆立而宣傳今此人若知中朝之制則不可跪而宣傳今雖不知中朝之禮然後日入中朝乃知之則無乃笑我國之禮乎且賜見之日古必涓吉然中朝於我國之使入京翌日乃見之今當何如其議以啓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右贊成皇甫仁左參贊權蹈禮曹判書金宗瑞參判許詡議啓宜立而宣傳其賜見

或翌日或隔日不必擇吉從之○書雲觀啓月當食以雨雪不見○戊
辰日暈兩珥日上重冠○司諫院啓李續在　太宗朝犯不忠之罪籍
其家沒爲奴婢通信使卞孝文以續孫仁畦帶行日本是期望後功也
及還論功受司勇罪人之孫不宜敍用請幷劾孝文　上曰憲府已劾
之矣司憲府竟擬孝文以朦朧保擧之律請杖一百罷職不敍　上不
之罪○上謂承政院曰算學雖爲術數然國家要務故歷代皆不廢程
朱雖不專心治之亦未嘗不知也近日改量田品時若非李純之金淡
輩豈易計量哉今使預習算學其策安在其議以啓都承旨李承孫啓初
入仕取才時除家禮以算術代試何如　上曰令集賢殿考歷代算學
之法以啓○賜宴奏聞使鄭苯于議政府○薩摩州太守藤源貴久遣
召其等八人來獻土物○禮曹啓宴日本國王使臣時坐次判書東壁
交倚上官人西壁交倚船主押物差後繩床伴從人階上繩床從之○
己巳持平申自守啓今年失稔且平安道漕轉船至黃海道多敗溺死
者亦多宜當修省請停議政府六曹冬至宴從之遂傳旨禮曹冬至日
客人饋餉外內宴及諸處賜宴一皆停之○日本國使僧光嚴等二十
九人來其書契曰曩歲吾國所需大藏經印板貴國不許之吾國佛寺

神祠以無法寶爲缺典也今付貴國專使回船求一藏必以七千卷全備印本寄來重覩白馬往事於金爲出處鄰國不渝之誓約何事如之不腆土物以消塵撥海嶽伏望采納別幅大刀十把長刀十柄搶十條塗金彩花屛風一雙諸色密絹二十段彩花扇一百把塗金銚子幷提子各十箇○禮曹啓賜見日本國使禮度客人等詣闕通事引客人詣思政殿西庭重行序立肅拜訖司謁宣傳通事二人分引上副官人船主由西階升上副官人入殿內向北伏地船主止於殿外階上向北伏地押物以下仍立拜位待上副官人伏地後跪賜見後引客人出詣宴廳從之○庚午召右贊成皇甫仁謂曰鄭軾來啓咸吉道各官死亡人一千七百五十二以其道民丁戶數較之則五家內一人十人內一人死亡矣此皆見付戶籍者也其漏戶內死亡者不知其幾千萬矣觀察使雖善處諸事今乃至於如此則不可不謂之非矣今此之民以饑饉死乎以疾疫死乎儻有疾疫其死者至於如此之多乎闕內人幾至五百餘人一年之內死者或有一二或無一死矣以此觀之則一道之內死亡之人不可如此其多也予今或因宦者或因內奴聞之今年疾疫倍於他年況咸吉道本無恒產之民得此疾疫安得不死然其死亡豈有

加於今年乎古人云聖君之世民無疾疫予以凉德何敢望此然諸道之民如此死亡而予深居九重不之知可乎今若不遣鄭軾則何以知死亡者如此其多乎前此每欲於各道分遣朝官檢之言者以爲有弊止之予今悔之若曾屢有朝官之遣則國家知死亡之故而慮其救療之術守令亦知畏懼而盡心救之矣自今以後每年遣朝官糾察可也

○諭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予聞今年其道失稔人民多至死亡遣禮曹佐郎鄭軾檢之軾回啓各官死亡人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人則數月之內死亡之數不可謂不多矣然此以付元籍之人而錄於物故狀者也且軾因糾察草食行二三村落之間搜得死不付狀者三十餘人以此推之其他不付元籍隱漏不現者不知其幾何言至於此予甚驚駭予今思之人事既盡則其死亡不至於如此之甚多也予意如此死亡之變卿亦不知也本道近年農事稍稔但去年失農耳今年死亡尚且如此況今年失農倉廩虛竭來年民命將若之何念至於此尤增驚駭今年平安道失農欲運粟以救荒漕轉船隻至於海中猝遇風浪未見其利反遭其害又欲漕運慶尙道米穀以賑本道人民今聞江原道海路險惡甚於西海若是則明年漕轉恐不得如意也又有江原人來

言每年四月二十日以後六月十日以前可能行船此外固不可行船如此則雖能漕運又恐不得及期賑恤也予深居宮禁固不知其界道路夷險漕運便否問於審知其道之事之大臣亦無他策唯海運陸轉二事而已其次次移轉之策前月鄭軾之行已諭卿矣想已施行又聞道内人民凡救荒之物踈略備儲乃何今當險年救荒之備踈略至此乎此雖各官守令不用心所致卿亦不得辭其責矣予意以為來年救荒當百倍其力庶免死亡若不致力來年死亡必倍蓰於今年矣卿於京職庶務諳錬詳明少有差失至於外方民事卿所未曾經歷今年之事無乃布置踈虞之致然歟救荒物件内秋節可備之物已不及矣若魚藿等海物猶可及備卿其知悉及期儲備使無後悔○辛未日本國使僧光嚴祐椿等二十七人詣闕獻禮物　上御思政殿盛陳儀衛引見光嚴等曰爾國三四年間連有大故予實驚駭光嚴啓曰路次特遣使宣慰且所過州縣厚待不勝感激　上曰爾到一岐力刷本國被虜之人良用嘉悅光嚴啓此非受命之事然貴國使臣請之是用盡力刷之　上曰遠路艱苦而來往就所館安心休息乃引退遂饋之○賜日本所獻銚子提子各一于六承旨○禮曹啓正至群官賀　王世子儀

往前一日有司設　王世子座於繼照堂當中西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其日　王世子朝賀訖還宮有司設　王世子拜位於堂中西向設褥席典儀設宗室伯叔親及師傅貳師拜位於堂內宗室在北師傅貳師在南俱東向相對爲首設拜席大君位特設若貳師正一品則與師傅同一位設文官二品以下位於堂庭道南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堂庭道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相對爲首二品以上每品設拜席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君特設位於正一品之前監司二位於文武官後東向設僉知通禮典儀致詞官位於堂庭道南近東通贊奉禮郎在西差退俱北向通贊奉禮郎位於堂庭道北近東南向奉禮郎設門外位如常儀二品以上不設前五刻兵曹勒所部屯門列仗宗室及文武群官俱以公服集直房前二刻宗室及文武群官三品以下就門外位僉知通禮贊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　王世子出詣後堂著公服升座西向繖扇侍衛如常儀宮官及執事官宮官如書筵詹事院執事官如通禮門監察之類先行再拜如常儀時至典儀率致詞官以下先就位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入就位僉知通禮白外辦　王世子出繼照堂升座繖扇侍衛如常儀奉禮郎引宗室伯叔親由北階升堂引師傅貳師由南階升堂奉禮郎至階而止伯叔師傅貳師旣升堂　王世

午就拜位典儀曰再拜通贊傳贊伯叔及師傅貳師皆鞠躬再拜興平身 王世子荅拜訖奉禮郎引出初伯叔師傅貳師入庭 王世子降立於座後伯叔師傅貳師出庭還升座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再拜興平身 王世子不荅致詞官(僉知以下通贊以上)升自南階進當 王世子座前東向跪稱某等(政府贊成以上單銜)茲遇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云律應黃種日當長至) 恭惟

王世子邸下與時同休賀訖通贊贊俯伏興平身群官皆再拜興平身致詞官還本位詹事前承令退臨階北向立傳令曰履茲三陽(冬至云履長之節)願同嘉慶傳訖還侍位通贊贊鞠躬再拜興平身群官皆鞠躬再拜興平身 王世子不荅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二品以上出僉知通禮進當座前跪白禮畢俯伏興還侍位 王世子降座而入侍衛如儀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以次出○壬申持平申自守啓前日馬邊者啓咸吉道飢死者幾至四五百今鄭軾所啓之數倍多於前然皆是病死之人飢死者但一人耳異於前日所聞請下二人于攸司相與面對則飢死之狀可知矣 上曰馬邊者初言路中見之又言至官舍見之所言不的實其於諭監司之書辭極切至者所以欲使監司盡心致

力也爾等今日之辭必見諭書而言也然諭書之意不過如此爾等知之自守更啓 上初聞咸吉之事深加軫慮委遣鄭軾軾皆以病死啓之須與馬邊者對問從實爲便 上曰今雖對問彼界之人既以飾辭同聲隱諱難以推覈若令覈正則前日所啓者必受妄言之責以此而科罪則後日言路有所不通不可更問也○癸酉 王世子率百官行冬至望闕賀禮停本朝賀禮賜宴倭野人七十餘人于闕內日本國使光巖祐椿酒酣感德請餕卓上綠花曰欲誇示本國乃許之○持平申自守啓咸吉道死亡之人前後所啓不同前所啓者豈無所見而妄達 上聽乎請與鄭軾對問則飢死之狀終不可掩以此推劾則庶得其情矣 上曰今若推劾予恐後日言路不通矣自守更啓人命至重數月之內一道之民飢死者千餘不可置而不問左正言尹沔又啓請 上曰予已知之遂命右副承旨朴以昌往議于政府右贊成皇甫仁左參贊權踶議曰今若下攸司詰問二人則慮恐後日言路不通宜勿問 上曰予亦以爲不宜推劾遂召馬邊者問親見飢死者幾何且汝知飢死人姓名否對曰臣所聞本道飢死人幾至四五百意謂明年救荒不可不急以此來啓耳飢死人臣未親見○左正言尹沔啓今量田之時

民間楮田漆林竹林菓園等並令量定收税臣等以爲此數者官民相
須之物而並令收税則似爲爭利有乖大體且此等之物官家令民培
植又從而税之則苦厭其税不治園田者亦多有之願勿並收 上曰
予更訪問○遣都體察使李澄玉于平安道措置入保防禦諸事仍賜
内廐馬一匹○傳旨司憲府茶割之色或誤染近於正黄之色則雖非
朝廷使臣所見之處不可不禁也其餘茶割入染衣則朝廷使臣曾見
而譏之曰非中朝朝官所着乃僧人之服也自此以後迎接使臣之時
禁之而已若曰非正色則雖本朝行禮之時亦不可服然其可盡禁乎
令後但禁於朝廷使臣所見之處可也若非文武流品之人則雖使臣
見之亦不可禁也○甲戌吏曹啓藝文成均校書館及承文院叅外去
官於歲末都目則並除京官六品於六月都目則成均校書爲六品外
官藝文承文爲階梯七品而不待歲末都目授六品是舊例也今立行
守之法爲階梯七品者必待三十月陞爲六品則其年歲末及後年歲
未去官者並拜六品其先去官者未免七品反居其下實爲未便且行
守之法有曰呈都目去官者不在此限請藝文承文去官人於六月都
目爲階梯七品者依舊例歲末都目之前授六品從之○乙亥初仁壽

府尹姜籌養誠寧君裀妻崔氏爲女後以良女寶背爲妾生子帶生洗
生籌給裀妻奴婢百五十口寶背二百口帶生二百口洗生百五十口
又籌嫡妻李氏贈籌奴婢二十口給裀妻十八口及籌卒籌之遺漏未
分奴婢八十口及李之贈籌奴婢裀並皆據奪裀又專籌之貲産米穀
不與寶背仍占奴婢五十口列名於紙使女婿尹璣謂寶背曰爾別贈我
此奴婢則當還爾貲産寶背乃贈二十口至是寶背訴之都官覈啓寶
背贈裀之奴婢則裀先占侵逼以取則實非寶背之意李之贈籌奴
婢則其於文券書曰子孫傳持則裀以收養女婿不宜爭奪籌之遺漏
奴婢則籌旣生二子已給裀奴婢百五十口則遺漏奴婢亦不當爭
也按續刑典云嫡室無子則許令良妾子平分其承重者加十分之一
請以此奴婢盡給寶背使之傳給二子於是裀上言曰臣妻生弟七
月籌之夫妻收而養之以臣作婿久爲同居及籌作妾生子之後暫不
衰薄待之如初故及籌之死喪葬追薦一依親父母之例生前死後恩
義兼盡大抵奴婢財物是一家之物故雖於嫡室有子之人若收養者
有恩義則亦皆傳得之世俗皆然況臣妻之養父母則於嫡室無子
今都官欲盡給妾子其於他例何如且無子入曾作收養而得妾生子

去絶前作收養亦無敎旨請改正之 上謂承政院曰今都官之決是
非何如三歲前遺棄小兒即同已子載在六典假令姜籌生時全不許
衵奴婢則死後衵以無文券固未得爭之乎遂命右副承旨朴以昌往
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左參贊權踶之
第議之黃喜河演權踶議曰遺棄小兒謂之即同已子者爲無後者而言
之也衵之妻雖是籌之三歲前收養然籌娶良妾而生二子承重則籌
之不分遺漏奴婢者爲有親子故也以收養而與親子爭分財物似無
例也況於生前已受奴婢百五十口乎李氏贈籌文券內子孫傳持云
者其意豈在於收養女子而言之哉且李氏之祀將於是子依焉李氏
奴婢尤不可爭也且衵書奴婢五十口授其女婿送于寶背而邀其許
與則其侵逼勒取情狀昭然矣寶背以其籌之給已及二子之奴婢贈
其衵則是迫於一時之事勢耳今欲收還何過哉以此參詳都官之決
庶合事理申槩議曰籌之未分奴婢與李氏奴婢則可依都官之決唯
寶背所贈奴婢則雖曰衵侵逼而據奪然寶背於今日尙與衵對訟之
矣何獨於其時畏威而見奪乎其志蓋欲倚以成事耳今欲還取甚爲
不可仍給衵爲便皇甫仁議曰遺棄收養即同已子載在今典則衵之

妻卽是善嫡室女子也生妾子之後未嘗絶之恩義之篤終始如一衆所知也其未分奴婢與李氏奴婢安有妾子專得而嫡室女子反不得之爭且寶背贈祠奴婢則祠之受寶背之與皆非理也將前項奴婢官作財主依六典差分何如竟從都官之決○議政府啓咸吉平安兩道境連彼土防禦最緊粮餉不可不蓄且隣道遐隔如遇凶荒未能及期移轉須不計豐歉預先移粟儲備庶幾足用故本府曾受敎別差朝官二人與主掌戶曹及本府舍人措置方略臣等謂不唯兩界粮餉而已國家經費悉以下三道米穀每年漕轉其事至重不可不設官以掌之謹按古制漢以朱博爲護漕都尉晋太元間置督運御史官唐太宗置舟揖令掌運漕宋仁宗定江淮處置發運司元置都漕運司時王之制亦有遞運轉運以此觀之轉運有官無代無之我國於漕運重事獨無掌官今年全羅道漕轉節晩發船傷敗者頗多此亦不預先布置之故也本府與戶曹事務繁劇未能專心檢擧凡干漕運重事只委掌計官二人慮有稽緩之弊請以杠軸局改稱爲轉運色擇朝官之勤謹精敏可以幹事者充差使兼治本局之任又設提調二人以戶曹判書爲實案預考某處蓄積有餘某處歲用不給量其水陸程途地里遠近難易

節候早晩計其丁夫多寡一應轉運支用之事使之專掌詳悉布置
從之○丙子傳旨吏曹今後親兄弟及親子內大君妻父追贈正一品
諸君妻父贈從一品以爲恒式○傳旨戶曹京外大小人民生産物故
告官之法載在六典今官吏慢於糾察有違立法之意自今申明擧行
每於歲季具錄摠數以啓以爲恒式○己卯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
上箋謝賜醞○庚辰左正言尹沔啓曰前日臣等請馬邊者與鄭軾對
問未蒙允許臣等以爲一道之民安有數月之內得疾而死者幾至一
千七百餘人乎國家今未得情皆眞以爲病死置而勿問則將恐聖
上重人命之意終未著於當時而書於史冊則後人以爲何如 上曰
馬邊者自初來啓之時其言三變不足取信今又召問之答曰本道飢
死大槩如此意謂明年救荒不可不急以此來啓耳飢死之民一未親
見以此下攸司按之則予恐後日言路不通沔更啓人命至重今未得
情置而不問則自今以後他道監司亦將怠於救荒而後日之弊有不
可勝言者矣 上曰予將與司憲府議之仍召持平權技命與承政
政同議仍敎曰臺諫之職在言事承旨之任在出納臺諫與承旨議事
固無此例然人命重事予甚軫慮欲求其情而未得其要若下馬邊者

于攸司推劾之則後日言路不通甚爲不可舍此亦有得情之策乎兩等熟議以聞權技及柳義孫議曰更遣朝官巡審考問雖有小弊然事有輕重緩急不可以小弊而止姜碩德朴以昌李思俭議曰今雖遣朝官更加覈問其界守令人民已知預防難以得情況今年其道失稔委遣朝官其弊亦不小不可更遣○傳旨刑曹大明律威力制縛人條云凡爭論事理聽經官陳告若以威力制縛人及於私家拷打監禁者並杖八十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各加凡鬪傷二等因而致死者絞若以威力主使人毆傷而致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減一等所謂威力制縛云者非獨聚衆成黨能制縛單弱人之謂也雖兩人相對一人有威力而能制縛之一人力弱不能拒敵順受拷打則亦可謂之威力制縛不可謂之鬪毆矣若力弱之人不曾順受加手於彼則是乃鬪毆不可以威力制縛論也以此觀之鬪毆與威力制縛之分不係於衆寡强弱之間今之議律者乃以聚衆成黨敢行毆打者則謂之威力制縛獨一人能用威力毆打一人則被打者雖順受而不曾加手皆謂之鬪毆非徒未達律文之意用刑之際輕重失宜深爲未便自今或聚衆成黨毆打單弱之人雖非成黨只兩人相鬪而一人有威力能制縛

其被打者順受而不拒委當以威力制縛律論若力弱之人不敢順受亦行毆打則雖勢力不等終被毆傷以鬪毆律論決以爲恒式○斡朶里加可等八人來獻土物○十一月辛巳朔鎭星犯東井○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馳啓具州兀狄哈引兀良哈巨也老巨其大温土等同謀入寇請大懲巨也老等將其妻子移置南道以懲奸猾下禮曹與議政府議之僉議啓曰巨也老等黨賊之狀曖昧而遽置極刑非惟同類驚動諸種亦懷疑貳宜佯若不知待之如常其情狀明白則更令詳悉以聞何如遂回諭孝誠大臣之議如此且諸種野人與我民雜處又連境而居故同謀入寇聲息非獨今日古亦有之豈能一一盡治之乎今巨也老等之事若不十分無疑則彼人以謂國家聽邀功之人之言輕行誅殺恐懼浮動必難安業此其大故也卿其知悉佯若不知待之如初徐觀其勢審度更啓○壬午日暈○刑曹啓全羅道長興囚金貴玄平安道郭山囚金欣萬等殺人請旨依律處斬從之○癸未傳旨禮曹王世子於繼照堂朝祭伯叔師傅並令出入不趨○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科擧講經程式一依元續六典及各年受教已行格例施行其中損益節目令更磨勘以啓一會試四書及三經以上各講一章館試漢城

試鄉試亦同一在前每經書初開卷處一章歷問三十人竟日而罷然或防禁不密漏說可慮今後每人更章以問一永樂十五年閏五月日受教初塲大通三分五里通二分略通一分粗通五里中塲中之上十分中之中九分中之下八分下之上七分下之中六分下之下五分終塲上之上十三分五里上之中十二分上之下十一分中之上十分中之中九分中之下八分下之上七分下之中六分下之下五分然中塲製述合於上等則不可以中等取之二篇各給分數則大過於他塲分數自今初塲四書五經俱大通三十一分五里俱通十八分俱略通九分俱粗通四分五里四書四經俱大通二十八分俱通十六分俱略通八分俱粗通四分四書三經俱大通二十四分五里俱通十四分俱略通七分俱粗通三分五里中塲二篇俱上之上十八分俱上之中十六分俱上之下十四分俱中之上十二分俱中之中十分俱中之下八分俱下之上六分俱下之中四分俱下之下二分若一篇上之上一篇上之中給十七分餘倣此終塲上之上十八分上之中十六分上之下十四分中之上十二分中之中十分中之下八分下之上六分下之中四分下之下二分一永樂十七年五月日受教節該勿論不通書數而只

論所通經書之數滿七書許赴中場然其文勢未甚分析眩於施爲自今四書一不通三經一不通不許赴中場其以四經而二不通五經而三不通者亦不許中場一舊例文科漢城試京畿鄕試皆以三十人爲定額永樂十五年閏五月間本曹獻議京畿州郡本爲直隷別設鄕試未便於是罷京畿鄕試然今人材滋盛漢城試應擧者多至千餘及期講試爲難且不能精察必矣依舊例復立京畿鄕試進士生員依此例亦設京畿鄕試一歷代取士之數不一三十三人定額亦無古制可考況今人材衆多式年取士拘於定額厥數不敷文臣差任頗多常患鈌貟故不得已式年之間每行別試猶爲不足自今會試取士雖以三十三人爲定額如或通經書製述者多則不拘額數取之毋過五十人從之

○司諫院啓馬邊者親戚黨類布在咸吉道耳目甚廣凡所見聞必不失實其所啓達之辭甚爲詳悉則非是疫癘其爲飢死明矣今鄭軾推訪踈濶不能得情若以邊者親見之言反爲虛論如此則民間之弊後人必不上達且各道監司守令亦不力救飢民雖飢死者多必指爲疫死蒙蔽 上聰矣請更遣剛明之士遍歷村落幽僻之處窮極搜訪則邊者直言之實自見而鄭軾推訪踈虞之迹亦將著見矣且一千六百餘

人雖非飢死實皆疫死然人命至重一道災變觀察使鄭甲孫分受方面重寄至如馬邊者見聞上達而乃蒙蔽不達甚爲不當請下攸司推鞫不允咸吉道壬戌癸亥兩年饑饉無異於下三道之丙辰甲孫以吉州鏡城爲飢民都會所列飢民於庭親巡食之所翼日死者過半民之死亡誠如馬邊者所啓也大臣不以實啓强築長城饑饉疾疫相仍死者不可勝數鄭軾所搜覈亦已一千六百其未見者不知其幾千也而守令敷同隱諱 上終不之知也○甲申領議政黃喜上言曰臣旋觀一身固無可取幸遇盛朝承乏極品老病纏緜思慮顚倒無絲毫之補請免職事至于再三未蒙允兪黽勉從事耳聾日增老鈍日甚視聽不明步履惟艱備員苟祿誠惶誠恐乞解臣職不允○遣中樞院副使柳守剛謝蒙還漂風人仍獻海靑三連表曰聖心慈愛育物無遺睿訓溫諄擧國知感懷柔旣篤歡忭深深伏念臣猥以庸資叨居弊服曾未補於屛翰乃屢蒙於褒嘉頃有駕船之氓忽遇漂風之患至明旁燭渙降綸綍之音餘喘獲存復見鄕閭之舊又念海邦之邊圉常被島倭之窺覦仍諭備禦之方益懷以長之道恩眷若此前昔罕聞玆蓋伏遇度廓包荒仁敦字小德同天地俾庶類咸遂其生澤洽華夷無一夫不得其所

特令遐裔偏荷殊私臣謹當子子孫孫各守藩宣之寄朝朝暮暮恒輸
頌禱之誠方物表曰天眷實深曲加矜恤土宜雖薄聊表謝忱謹備黃
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
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味子松子各一百觔右件物等製造匪精
名般甚寡冀諒由中之懇俯容享上之儀 皇太后進獻禮物白細苧
布紅細苧布各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 中宮禮物同○乙酉傳旨
兵曹有服之親白身初授八品已曾傳敎但不分賤妾子一例除授未
便自今賤妾産初授正九品○傳旨禮曹各道兵馬節制使水軍處置
使是重任故曾以已行堂上官者差遣今後雖或以未行堂上官者差
之凡儀物及禮度一依堂上官已行人之例○兵曹啓咸吉平安道各
官各口子口傳軍官大小將帥各以親舊臨發以薦啓下本曹本曹亦
以爲委任邊將必以有材幹者薦之從願差送故軍士等不擇才劣要
占仕到曠行請托虛費粮餉不合防禦請自今以名載武才錄者及再
中都試一二等者抄錄置簿每當邊將之行必令自薦口傳禁其請率
他人其遞代期限依已曾受敎毋過期年如有請托仍留者則已身及
將帥並皆論罪其周年已滿之後仕到勿許并錄從之○丙戌以群生爲

順平君金義之戶曹參議李尙恒僉知中樞院事李中允司憲執義李孟常江原道觀察使安崇直忠淸道處置使李澄石慶尙左道都節制使柳江慶尙右道處置使○乙丑下敎吏曹曰文獻通考漢光武子十人皆封王適子適孫皆襲封王衆孫衆曾孫或封列侯或封鄕侯亭侯西晉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始封王之支子爲公承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爲伯唐皇兄弟皇子爲王諸王子嫡者封郡王其衆子封郡公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卽位因擧屬籍問侍臣曰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踈遠者非有大功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踈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旣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率以屬踈降爵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封爲縣公宋皇子之爲王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以序而遷必須歷任年深德卲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之爵則不襲也禮曰諸侯

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
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盖親盡則服窮服窮則恩禮亦隨而殺
矣今宗室爵秩參酌古制及禮經當擧五服爲定三子內中宮之子封
大君側室之子封君皆正一品無資王孫將承襲者從二品衆孫正四品
曾孫將承襲者正三品衆曾孫從四品玄孫將承襲者從三品衆玄孫
正五品當承襲者父歿承襲後王孫則從一品曾孫則正二品玄孫則
從二品將承襲者父未承襲之前依支子例諸孫內良妾之出各降一
等賤妾之出又各降一等在前每等一資未便當依文武官例用二資
正一品顯祿大夫興祿大夫從一品昭德大夫嘉德大夫正二品崇憲
大夫承憲大夫從二品中義大夫正義大夫正三品明善大夫彰善
大夫從三品保信大夫資信大夫正四品宣徽大夫廣徽大夫從四品
奉成大夫光成大夫正五品通直郎秉直郎從五品謹節郎愼節郎正
六品執順郎從順郎爲人謹良者特旨加資又依古列侯鄕侯之制二
品以上稱尹三品稱正四品稱令五品稱監六品稱長以部曲鄕里之
號封之將承襲者至三品則封君袒免親依異姓有服親例敍用親盡
則仕進依文武官例施行○庚寅大護軍金連枝回自咸吉道啓甫清

浦之戰前富居縣事金漢生獨守棘門身中三矢力戰追逐經歷韓瑞龍上護軍金壽延千戶金三兩自童關領兵繼至賊乃退三兩及司直趙成吉崔溫之副司直白玉瓚金復禮等逐之斬賊五人士卒乘勝逐北實爲有功然壽延瑞龍預知賊謀不卽奔赴俱有其罪下議政府與兵曹議之僉議啓曰漢生成吉三兩溫之玉瓚復禮等六人功第一宜超三級賞職軍士金守剛等八十人超二資金貴幹等八十三人超一資金仁景等七十二人陞資若瑞龍壽延功過相當不賞不罪爲便右贊成皇甫仁議曰二人雖有其罪亦有其功宜降從下等賞之上從之瑞龍壽延亦陞一資○辛卯諭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令閭甫淸浦之之戰中箭者四人戰亡人時未收葬則依舊例各給棺一布四匹已收葬則各給布五匹又有死者則亦依此例施行○宗貞盛遣洒蒙古羅等來獻土物○日本國大內多多良敎弘遣僧德模慶柔等二十六人奉書禮曹曰我 殿下不以臣無似令繼先業而莅于數州之民爾來事冗未遑通信貴國負罪於是貴國 殿下與我殿下修世好之次慰諭見及特蒙致束帛庶羞之奠且昭告先亡以文厥詞要厥禮肅僕今日親瞻此盛典痛慟之切恰如初喪之日惟靈亦宜蘇醒感悟于泉下

加之遠齎國琛以賜僕乾坤大賜不勝感戴謹獻鎧一領鑪一十挺大刀二十振屛風一雙菓子盆五十箇練緯綃三匹褶疊扇子二十柄不腆土宜領采悖幸伏冀提封無虞上下安帖又書曰僕治內香積禪寺轉輪經殿前年羅欝攸之變若函若卷靡有孑遺僕以世爲墳寺不克拱手視之冀得毘盧法寶尊經一藏頓復舊觀貴國之所有被輟以送則何賜之過焉謹獻白練緯五匹黃練緯五匹青練緯五匹扇子五十柄大盆二枚小盆三牧淺花托子二十箇楪子百箇菓子盆三十箇蘇方木五百斤黑柿樹五十斤藤千本不腆筐篚叱留爲幸○初安元孫胎于慶尚道星州其圖局內有長庚墓乃星原君李正寧始祖也時正寧爲風水學提調成均直講尹統司正鄭秧爲訓導及將造胎室石欄干例遣風水學官監督其役禮曹擬遣統統問造欄干之規於秧秧曰欄干自有前規但聞長庚之墓在胎室圓局之內甚爲不利識者見之必將移其墓矣統荅曰雖提調祖上之墓若不利於胎室則豈得不啓時秧毋在慶尚道秧欲因事歸覲洩統言於正寧以間之正寧沮統以不知風水學乃與秧以遣統謂禮曹正郎鄭廣元曰提調欲遣秧者必咎我移祖上墳墓之言也廣元曰如此大事何不啓達統曰秧亦終必啓

之秧既還德正寧謂曰長庚之墓與胎室隔遠無害也卒不以聞後統言於大護軍趙由禮因而事覺乃下秧義禁府鞫之○壬辰宗貞盛所遣津江次郎等辭賜緜紬五匹木緜五匹襦衣二領及笠鞍子賜送貞盛子千代熊緜紬四匹黑麻布白苧布各三匹宗盛家鞍馬虎皮二領緜紬木綿各四匹宗彥七緜紬木緜各四匹虎皮二領宗彥次郎緜紬木緜各四匹虎皮二領宗茂直緜紬木緜各三匹六郎次郎緜紬木緜各三匹○命右副承旨朴以昌往義禁府叅鞫鄭秧○上謂承政院曰卞孝文等啓往日本當致奠故國王時其國群臣問行祭時奏樂與否孝文等荅云當從貴國之制遂不荅故終不奏樂然國王之母出見其意蓋欲奏樂也昔朝廷賜祭 恭靖王時使臣備奠物自大平館至仁德殿路上奏樂而來至殿門而止且孔俯入朝而死朝廷賜祭亦奏樂又自高麗之季至國初世俗終夜奏樂以慰靈況日本行喪之制五十日而除今既過五十日則今遣使致奠之時從其願奏樂何如令禮曹與議政府同議以啓僉議啓曰今遣通信使爲故王致奠固非吉祭不宜奏樂從之○禮曹啓津江次郎言島主宗貞盛長子千代熊明年歲首加冠請別賜緜紬四匹麻布三匹苧布三匹從之○癸巳司諫院啓

承文院校理趙由信曾以事見罷未罷之前吏文製述第居一等今通
計加資吏曹正郎張義曾爲高原郡事辭免見罷今通計見罷之前月
數加資皆爲不可典農注簿安知歸乃吏曹判書朴安臣孫女壻口傳未滿周
年拜職固無舊例導官注簿具致寬吏曹佐郎李繼善妻兄之子清道
郡事楊道吏曹正郎金吉通友壻陵直李念智吏曹參判趙瑞康妻之
從兄相避之法已立不宜除拜請皆收還是命 上曰予當議之○
下李正寧于義禁府鞫之○命晉陽大君瑈左贊成河演知中樞院事
鄭麟趾戶曹判書朴從愚等往西郊分田品以試之○忠清道永同縣
地震○甲午親傳望祭香祝○命臺諫刑曹參鞫李正寧鄭秧等獄○
諭平安黃海咸吉江原道觀察使今闕道內飢民賑濟場無溫室故飢
民皆不欲來乃丐乞閭閻因請寓宿自今或築土宇務極溫煖使流移
丐乞者不至凍餒○礪山府院君宋居信上言曰自古帝王之功臣有
二焉有勳勞者有侍從者勳勞者封爲功臣侍從者賜號原從原從之
號其來尚矣肆我 太祖 太宗兩朝潛邸者多矣悉皆錄功賜號原從
今我 主上殿下潛邸侍從之臣 兩朝原從者初無有異也雖一
毫之功然視諸他人則不無勞効前者臣具由上請竟未蒙允臣不忍

含默累瀆 天聰伏望依 祖宗已行之典稱號原從不允○禮曹復書
宗貞盛曰今者體察使與貴使津江次郎同回得累紙辱書備知足下
體國家之至意誠心効力再使人於一歧殷勤推刷被虜人口又爲申
嚴號令根捕刼賊時羅沙也文等十三名并斬首一名及追槍去紬布
等物撥人囚押人贓俱解輸誠懇至謹已具啓 殿下深嘉之特賜鞍
具馬一匹白紬子白緜布各一十匹黑麻布白苧布各五匹虎皮五領
松子一百觔雜彩花席一十張米豆各三百石清蜜一十斗燒酒五十
瓶乾柿子一百貼棗一十觔桂二角茶食二角鮭魚五十尾天鵝五隻
惟照領但其未獲賊徒若不究治恐無後戒雖稱逃匿必在境内或在
他境猶可緝捕冀足下益虔無替設計窮搜務要捉解以警其餘尤見
足下報效之誠○乙未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永樂元年二月詳定印信
體制一品衙門方二寸二品衙門一寸九分三品衙門一寸八分四品
衙門一寸七分五六品衙門一寸六分七品以下衙門一寸五分其後
本府之印加九分又平安咸吉道都節制使之印嫌於過小亦加九分
獨兩道監司之印仍舊不改且兵曹之印用於野人告身而小於都節
制使之印九分實爲未便其餘中外各衙門之印體制並皆過小字畫

細密未久刓缺以致數改非徒有弊輕改傳信之器亦爲未便請依兩
界都節制使印信例改定中外二品衙門之印爲二寸八分三品衙門
二寸五分四品衙門二寸三分五六品衙門二寸一分七品以下衙門
一寸九分從之○丙申分遣敬差官二十人于京畿分田品各賜衣一
領○諭慶尙道左道處置使李澄石右道處置使柳江津江次郞言今
倭賊餘孼逃匿者尙多後日或因事潛來三浦矣予欲諭留浦倭人使
伺察以告國家亦當預先措置予惟在逃本賊及得罪本國之倭恐或
變名易姓潛來隱伏卿知此意密諭舊住親信之倭曰如有潛來者盡
心伺察以告則國家必厚賞汝矣多方設計以捕之○丁酉左正言尹
沔啓下三道則已行貢法故今年遣敬差官分田品宜矣京畿則今年
凶歉尤甚國家雖使敬差官及隨從之人皆自賫糧然其弊不小京畿
分田品待豐年爲便 上曰已與諸大臣熟議而定其勿復言時河演
鄭麟趾以當國大臣不度豐歉強行不急之事逢迎贊成民多怨咨識
者譏之○節日使右叅贊李叔時回到義州使通事梅佑馳啓以請冠
服呈文投禮部尙書曰舊例未有陪臣呈文賜冠服者矣若奏聞則
可得雖不奏聞移咨本部亦可得也召領議政黃喜左贊成河演右贊

成皇甫仁左參贊權踶禮曹判書金宗瑞知中樞院事鄭麟趾刑曹判
書安崇善中樞院副使金聽藝文提學安止謂曰今尚書之言如此欲
及此時奏請令撰奏本或咨文就付謝恩使柳守剛之行何如若不及
此行則必待明年節日使之行可矣何如而可其議之喜演聽止議曰
退塡鄭苯回還之日謝恩文書及請冠服奏本皆以同日塡為擇人授
奏本差守剛從事官以遣為便崇善議曰退塡鄭苯回還之日倘於後
考之時慮有差錯似不可也請擇三品通事別差為奏聞使與守剛偕
往便仁踶宗瑞麟趾議曰一行文書以兩日塡之何害於義如有問者
謝恩使柳守剛已上道後尋聞節日使李叔時不得奏請而還就付此
書而來以此答之為便　上曰別遣奏聞使不可也退塡鄭苯回還之
日此議誠確論但於後考之時恐有錯誤其更議之且奏本與移咨何
者為可并議以聞僉議曰移咨為便其咨塡守剛發程之日就付守剛
以遣亦為便盡從之　上又謂黃喜等曰昨金宗瑞啓日本國使光嚴
言本國王年少且貴國通信使才還今致賀禮物宜就付吾輩姑停致
祭禮物為便予又聞日本國人言前者高得宗到我國國王見弑今卞
孝文又來國王亦薨此皆朝鮮人為祟近日卞孝文之行初欲不納以

此觀之姑停信使而致祭致賻禮物就付光嚴可也且將欲遣使致賀致祭兼行不可使則宜稱通信使掌致賀副使稱弔慰使掌致祭一行而往及到本國分日而入各行其禮何如其議以聞鄭麟趾上議曰日本國前日欲不納我使今不宜更遣信使以致祭致賀禮物就付來使爲便喜演崇善聽議曰光嚴之行宜遣信使使則致賀新王副使則致祭前王爲使○戊戌以護軍金滉爲謝恩使加定押物賫請冠服咨文追及柳守剛偕赴京師咨文曰切照先父　恭定王特被　太宗文皇帝一視之仁於永樂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欽差內官太監黃儼等官至承准來咨節該欽依給賜冠服一副香皀皺紗九旒平天冠一頂內玄色素紵絲表大紅素紵絲裏平天冠板一片玉桁一根五色珊瑚玉旒珠幷膽珠共一百六十六顆內紅三十六顆白三十六顆蒼三十六顆黃三十六顆黑一十八顆青白膽珠四顆金事件一副共八十箇件內金簪一枝金葵花大小六箇金池大小二箇金釘幷螞蝗搭釘五十八箇金條一十三條大紅熟絲線縧一副大紅素線羅旒珠袋二箇九章絹地紗袞服一套內深青粧花袞服一件白素中單一件深青粧花黻領沿邊金薰色粧花前後裳一件薰色粧花蔽膝一件上帶玉鉤五色

線縧全薰色粧花錦綬一件薰色粧花佩帶一副上帶金鈎玉玎璫全
紅白大帶一條青熟絲線組縧全玉圭一枝大紅素紵絲夾圭袋全大
紅素紵絲舄一雙上帶皂絲線縧青熟絲線結底大紅素綾絲襪一雙
大紅平羅夾包袱二條大紅油絹包袱一條茜紅包裹氈三條欽此欽
依祗受傳至當職經今四十餘年每遇 聖節正至賀禮及迎詔奉勑
等項行禮時分常川服用只緣年久所有冠服垢汚不潔理宜奏請爲
此合行移咨請照驗煩爲聞奏給降施行○庚子德模慶柔等詣闕獻
土宜 上御思政殿引見敎曰大內元自祖先服事我國至誠歸順今
又遣使予已知厚意德模啓曰大內以貴國遣人曲加厚恩不能親來
今遣德模以謝 聖恩又令慶柔請經 上曰予已具悉命饋于執政
廳○辛丑執義李中允啓吳陞酷刑殺奴殘忍莫甚安置近地 上德
已重未經數月特命放還殊無懲戒之路請收是命 上曰陞年已老
矣予初不欲罪之但以憲府之請安置中允固請 上曰新年將近欲
令老人安心過歲也爾等其勿言○壬寅僉知中樞院事卞孝文上護
軍尹仁甫啓昨日臣等饋日本國使光嚴等光嚴謂臣等曰刷還貴國
被虜之人非吾受命之事也乃因通信使之請而刷還耳前月詣闕時

殿下教曰予乃嘉之小人亦不勝感悅但吾等還我國管領問曰所獲
之賊貴國何以區處則答之爲難雖不得盡還幸付我一二人遣還則
子及尹仁甫偕往與宗貞盛歃血爲盟自今永不入寇貴國幸將此辭轉
達 上曰今後若更言之宜答曰啓達爲難○聖節使李叔時回自京師
啓臣投請冠服呈文于禮部尙書與郎中曰後日賫國書而來則予當
力奏通事梅佑往來其間專主此事今更遣佑賫咨文告禮部曰我
殿下深感太人指揮則彼必尤加勉力矣且遼東廣寧等處略無達達
聲息今都體察使李澄玉到平壤府多調軍士使之防戍又督令入
保一道騷擾其弊不小請姑停之 上謂都承旨李承孫曰已遣金滉
今又遣梅佑則其咨文塡日何以處之且送佑至遼東乎直至京都乎
平安道已入保之處則已矣時未入保之民姑停何如且開春則氷解
馬瘦賊虜入寇爲難召還澄玉何如其往議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左
賛成河演右賛成皇甫仁議曰柳守剛得請冠服而來則必遣使謝恩
仍兼陳我國感喜之情于禮部未爲晩也梅佑今雖不遣可也且初遣
澄玉者以有備無患之意也今旣無賊變聲息且將氷解請江界以上
各邑每年依式入保人民外並勿入保且令澄玉放遣戍兵召還澄玉

爲便從之遂下諭于澄玉○癸卯以李崇之爲司憲掌令○甲辰星原君李正寧上言曰義禁府反生疑惑推鞫過情義禁府提調臺諫刑曹啓請引嫌 上曰正寧爲人輕薄其勿引嫌○上謂承政院曰今宗親丘史皆給以各司之奴然各司之奴居京者少乃以外方選上奴子充定亦且不敷宗親蕃衍厥數漸多不得已加定選上則貧乏者往來留京之弊亦爲不小欲以無役良人代爲丘史而給遞兒職考其勤慢輪次賞功則彼必樂從而宗親丘史庶可足矣然以有限之職賞彼數多之人亦爲甚難各司之奴散居外方者無慮數萬而官吏昧於撿擧間有闕役者頗多自今擇外方之奴可爲丘史者各依宗親丘史之數給之依原從功臣例限已身並與其所生而使之及身歿還納於官如是則宗親雖多丘史可繼其議便否以聞○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馳啓兀良哈指揮胷仇乙大來言兀狄哈吾羅天云朝鮮拘留我兄巨乙加哈及其死又不送還妻子且未知土豆生死曩入寇欲報其讎反爲敗沒焉多被奪二子又死目益衰弱無由報讎今欲請還二子之屍永輸誠款臣已令收葬賊五屍立標其上若吾羅大來請則許之其餘三屍親戚亦來請還則並皆許之何如下兵曹議之○乙巳遣都巡察

使鄭麟趾于下三道分田品○丙午親傳臘享香祝○禮曹損益 王
世子代行 宗廟祭後飮福儀注啓曰王世子釋祭服以時服出坐幕次
在東設交倚亞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亦以時服詣幕次行禮如常儀
禮畢後二品以上在西設繩床若伯叔師傅則設交倚三品以下於二
品之後稍却重行六品以上設方席然外只設單席序坐飮福饌器王
世子九果卓二品以上七果卓三品以下五果卓湯水三度五爵東宮
司饔房及仁順府宗廟署掌設○丁未 王世子代行臘享于宗廟○
遣司譯院注簿金有禮移咨遼東都司曰議政府狀啓正統八年六月
初一日本國濟州官船一隻到西餘鼠島停泊間忽有倭賊船二隻前
來行劫除殺死二十六名外男婦幷七名及本船裝載穀米一百餘石
布貨一千餘匹盡行搶虜去訖爲此本府啓差僉知中樞院事李藝等
前往對馬島體訪去後回據李藝狀呈蒙差體尋被倭虜掠人口前往
對馬島回還仍帶曾被虜浙江人徐成出來呈乞照驗得此就審得徐
成供稱年六十歲見患風疾等證係浙江昌國衛前所百戶王榮下正
軍身役成於正統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根隨本衛指揮呉迪將領軍人
一百二十名駕船一隻哨探倭賊向爵溪所行至党公門地面本日三

更時分忽遇倭賊船一艘抵敵不過致被捉拿上船本年六月初十日到倭山本賊將成詰圖通寺剃髮爲僧住經一十七箇月在先被虜漢人等言說今年五月間倭船五隻前到浙江欲要作耗爲因彼處嚴謹備禦不能打劫回還今又修船等待來年要行打攪聽此至正統八年十月十五日附趂朝鮮國推刷官回船本月二十五日到本國今知名慶尚道金海府地面蒙本處官司轉報本道觀察使給與衣粮脚力遞送來了所供是實再責得本人供稱前項被擄漢人語勾到今不曾開說只緣成不通倭語又兼傳聞之說未知虛實難以開口今蒙問責備陳所問執結是實得此具啓據此參詳上項係成所告係干聲息理宜疾速發遣爲緣本人年老疾病似難馳走除隨後起解外差陪臣司譯院注簿金有禮賫咨星夜馳報都司請轉達施行○禮曹判書金宗瑞啓臣饋日本國使光嚴等于本曹臣仍謂光嚴曰貴國有慶吊之事本國欲遣使賀吊議已定矣然前日貴國待我使不如禮恐煩貴國光嚴答曰我國主小不親政事權在大臣其待貴國之使禮多疎薄國王常曰我恐對朝鮮之使不如父王時也何敢以爲煩乎臣等又謂曰我國恐煩貴國欲以先王所求佛經及新王書契禮物就付君等光嚴曰左武

衛親三營邸侍管邸位定除使人爲便然管邸及家臣鴨比處宜通書契禮物予當領受而去光嚴又謂臣曰今被獲對馬島賊倭付吾輩遣還則予到對馬島與宗貞盛宗茂直等結爲盟誓永絶寇竊之虞此人已受盟誓則畏盟而不敢踰矣此乃貴國之利也故敢告耳臣答曰殺入者殺天下古今之法也畏 殿下不敢以聞 上命宗瑞議遣使可否于議政府宗瑞議諸政府還啓曰大臣僉議姑停通信使以致賀致貢禮物就付光嚴爲便從之○己酉諭慶尚道觀察使李暿前者下旨望前望後新物外並勿進上今連續以進實爲不可已來之物還送有緐並付禮賓寺自今節物外並勿進上○義禁府啓鄭秧納招云我嘗謂提調鄭麟趾曰長庚之墓近於胎室宜當移葬麟趾答曰距胎室遙隔何害之有 上命義禁府都事崔仲謙往按麟趾仍諭麟趾曰毋引嫌行公後秧服其誣○庚戌親傳朔祭香祝○是月 上親制諺文二十八字其字倣古篆分爲初中終聲合之然後乃成字凡于文字及本國俚語皆可得而書字雖簡要轉換無窮是謂訓民正音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

二十六年(大明正統九年)春正月辛亥朔 王世子率群臣代行望闕禮停本朝賀禮議政府進表裏鞍馬諸道亦進箋及方物○上宴于康寧殿賜宗親宴于思政殿賜宴堂上官以上又饋倭使光嚴等八十人野人浪卜兒罕等四十九人于闕庭及暮設火棚於勤政殿庭令倭野人觀之○壬子遣司譯院注簿李熙解送倭人所擄漢人徐成于遼東○癸丑日暈○吉州人崔河大者嘗以事送其率丁崔安加茂於吾郎哈多郎介家多郎介遂與崔安加茂附亐知介來寇我境崔安加茂潛還說其事本道監司繫崔安加茂於吉州以聞 上謂議政府曰予欲降諭書於都節制使驗問多郎介附亐知介同謀入寇之事且劾崔河大潛通野人之罪何如都節制使金孝誠曾請吾郎哈有與亐知介潛通者嚴加推劾若情迹見著斬之徙其妻子于內地予以此事出於喧說不許今多郎介之事乃崔安加茂所親見也則窮推痛懲不亦宜乎右議政申槩右參贊李叔時等曰頃者凡察童倉管下人有犯隨即治罪由是吾都里相從而逃今若罪其多郎介則恐復如前也若降諭書則彼必喧傳必有搖動之心莫若置之勿問遣義禁府官推問崔安加茂以啓聞

施行未爲晩也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左參贊權踶曰勿降諭書
於都節制使令其道監司推鞫痛懲爲便雖曰吾郎哈因此搖動然與
亏知介相通者不過六七戶而已雖劾六七戶抵罪豈皆搖動乎遂諭
都觀察使鄭甲孫曰前者都節制使金孝誠啓巨也老巨其大溫土等
誘引亏知介作耗邊境請大懲戒後予其時議諸大臣不可輕行誅殺
巨也老等與亏知介同議之事十分無疑野人亦皆知之則秘密啓達
取旨施行已下諭書此則出自野人之口不可信聽且前日吾同古告稱
金都乙溫等與亏知介同力作賊欲移羅波伐衛稱病不來然其後都
乙溫來見都節制使略無離叛之心則吾同古所告必是虛妄矣此則
野人之言不可信聽之明驗故予沮孝誠之啓今多郎介之事不類此
也本國人崔安加茂同行作賊明白見知則推鞫處決宜矣但推鞫之
時漏洩其事則非惟多郎介挈家逃散辭連野人必多浮動矣須辟
入秘密施行且多郎介同黨野人多所援引則勢難盡治毋令強推然
其所引之人實有所犯則不可不懲詳悉推明○上又謂申槩等曰鄭
秧供招云予與鄭麟趾議長康墓移置與否麟趾云相距遙遠無害也
又遣崔仲謙于洪州問麟趾麟趾不承二人所供不一然麟趾識理頗

悟者也雖與秧置對豈服其罪乎況麟趾委任大臣繫獄置對吾必不爲也李正寧至親也今以違端敢行拷掠雖服其辜是亦不愜於心矣宜以前所鞫案斷罪其餘以次論決何如僉曰假如甲犯盜而乙告之推問於甲而甲不服則終以甲之言爲實而謂甲不犯盜乎鄭秧之言明白如此豈可以麟趾窺免之辭爲實置而不問乎事干死罪麟趾必皆計料不加拷問何以得情且正寧之罪衆證明白大事豈可以片言折之乎累次拷訊以至壓膝而後得情者頗多正寧雖至親然事有輕重不可以是貸之也王孫國本也而正寧之事如此宜當拷問得情麟趾亦宜捕來與秧對問科罪左參贊權踶又曰長庚之墓少有不利於胎室雖一日不可不遷令其子孫遷之爲便○禮曹啓承文院職掌事大所係匪輕吏文習讀製述及寫字須要預習不可緩也國家勸課之法至爲嚴明然不顧立法之意輒將本院官員或差任他務或出使于外緣此吏文習讀及寫字等任廢棄不習當事大文書之時非惟不得撰述吏文亦致寫字錯誤請自今一依立法本院久任官及祿官兼官內吏文製述習讀寫字特異之人除他務及出使外補全委供職一訓導官及學官日與本院祿官同坐應讀諸書皆以漢音講讀本院官員

不讀書一日者因次知二日者啓聞論罪已曾立法近因考課踈虞怠
業不勤請自今本院官員某月某月始讀某書某月日畢讀明白置簿每
當考講之時先將仕日多少憑考施行如或仕日多而所讀少者依受
教論罪一吏文製述時並令書字量給分數當褒貶時憑考施行已曾
立法且今書字者數少將來可慮請自今本院祿官兼官學官內除有
名善寫人外其餘寫字人或咨文或表箋或表兼咨文提調量才分番
預習每月二次咨文百字以上表箋五十字以上書寫第其分數置簿
一依立法當褒貶時憑考施行又每當文書時考其生熟如有不肯勉
勵以致錯誤者初犯因次知再犯啓聞論罪一本院不可或作或輟須
要詳知始末以備應對以此曾受教旨本院官吏吏文習讀不勤者及
分掌事務怠惰者啓聞罷職仍仕本院待其勤業方許復用請自今本
院所任全掌者及吏文習讀製述寫字特異之人雖或犯罪作散除重
犯私罪外仍差本品權知常仕本院敦加肄業從之 ○甲寅召義禁府
提調辛引孫權孟孫李季疄刑曹參議李先齊司憲執義李中光司諫
院左獻納孫士成等謂曰李正寧用心奸巧情狀未著如此可疑之事
罪之實爲未安以故予欲止罪數人議于政府僉曰此事至重正寧雖

至親不可不究其情卿等之議何如引孫等對曰正寧情狀雖未著見
鄭秧與正寧言曰長庚墓已出標外矣今正寧雖不見言而此言則必
聞之矣凡事有本而後有末豈無本而秧遽出此言乎臣等欲拷問正
寧鄭秧出言之由且須令鄭麟趾鄭廣元與秧對問然後庶得其情
上曰秧妻訴冤曰吾夫因醉且聽尹統敎誘之言誣服耳然聖人制律
無醉酒勿論之文豈可以此虛論乎且秧本非無識者豈爲尹統所誘
乎此語尤爲不切秧宜加拷問麟趾不可以此而捕來鄭廣元則宜與
秧對問也李正寧如有不得已拷問之端予豈可私恩貸之哉○禮曹
據咸吉道監司關啓道內比年失農各官倉廩虛竭各站人馬凋弊邊
將等不顧大體諸種野人連續上送絡繹於道不勝支待站吏逃散將
來可慮請自今機密動靜實迹見著者精加考覈許令上送其無關係
不緊人擧義阻當勿令上京從之○乙卯召知中樞院事閔義生同知
中樞院事李蓁謂曰星州胎室距長庚墓幾許蓁啓曰其間相距纔一
里許若草木不茂則可通望之地也　上曰胎室圖局之內有古塚則
吉凶何如義生啓曰安胎書云胎室當於高淨處則長庚墓當速撤去
上曰往者順興金山安胎之時間有未備之事其時議者曰胎室但爲

一身而雖有未備之事亦可也今星州胎室圖局内移撤古塚與寺社則順興金山胎室内未備之事亦可修改歟義生啓曰順興金山胎室未備之事固當修改纂啓曰胎室未備之事仍舊爲便 上即命移長庚墓○王世子講書筵輪參官刑曹參判尹炯申曰前此京畿鄕試因冒濫之弊遂革之今以講經取士講經非一二日所能畢擧子日衆故復立京畿鄕試然京畿密邇京師慮有請託者若無糾察之法弊必如前宜遣監察參考爲便世子曰予當啓之○丙辰先是兵曹誤以副司直李甫欽陞授司直時臺諫皆不撿覈已署告身兵曹覺之將改正佐郎金從舜密諭甫欽甫欽經行謝恩遂下兵曹判書鄭淵參判辛引孫左副承旨黃守身正郎元自直佐郎余孝溫金從舜及大司憲閔伸執義李中允掌令李崇之持平權技申自守左司諫愼幾知司諫申自謹右獻納孫士晟左正言尹沔右正言禹繼蕃等于義禁府劾之義禁府啓李甫欽以爲若經行謝恩則特蒙 上德仍拜司直希望恩澤律該杖一百余孝溫元自直杖七十金從舜杖一百命甫欽贖杖一百孝溫減一等贖杖六十自直以功臣之子勿論臺諫皆左遷從舜亦以功臣之孫只罷其職特赦淵引孫守身等○丁巳下向化倭人副司正邊

佐及子孝忠孝生于義禁府鞫之佐等以職卑祿薄輒生忿怨欲還本土故也○禮曹啓慶尚道順興星州昆陽基川等官胎室圖局內古塚及寺社悉皆撤去其怪形木石及可撤之物令其所在各官備細圖畫上送更遣大臣審視撤去從之○倭人馬都音甫在客館死賜棺及賻物葬之○禮曹啓吾都里護軍童可加宜賜衣服鞍馬家舍奴婢許令侍衛從之○庚申諭忠清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鄭麟趾曰議政府啓田品分揀高重之議中外喧說京畿下三道膏腴不同而俱有一等田亦未可也在前上等田水旱勿論之田也在前中等田陞爲上等與在前二等一體收租亦未可也租稅之數亦或至於過中矣且敬差官妄度國家之意以高重爲心者間或有之此法當傳之萬世莫大之重事不可不啓予答曰先定租稅之數而等其田品則誠如中外之喧說此則不然總計一年所收之數定其大略而分於五等之田則富者多輸貧者寡輸事之當然何爲其喧說也於下三道以種一升收一石之田爲一等於京畿以種一斗收一石之田爲一等則實爲未可此則不然京畿與下三道俱以種一斗收一石之田爲一等而下三道多一等而京畿少一等膏腴不同亦可見高麗貢法不論損實故以水旱勿論

之田爲上田收其全租中田地品雖腴而隨年高下之田也此則不然雖在前中等隨年而高則與一等無異矣田品畢定之後令政府六曹以損實之數與年之九等合而議之定其揔數分於五等則租稅之輕重皆定於卿等之言何預料輕重之有假如甲乙俱受田一結皆爲第五等而各當輸一斗五升敬差官視其田品甲稍優陞之第四等而甲輸一斗七升乙輸一斗五升則乙必喜之甲必怒曰我與彼同而官吏不均使我多輸二升矣甲可哀也乙尤可哀也從可哀之甲遷而下之則尤可哀之乙與甲同輸甚未可也甲乙喜怒雖如此於國家政體不得不然此所謂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者也愚民不識此意妄謂必將高重雖識理之士亦從而和之若曰每降一等每降二等則人必喜之然定租之日先定總數而分之則降與不降何異之有所謂朝四暮三衆狙皆悅之比也但於同等之田一人請之某等一人亦謂之某等使民有不均之嘆是可慮也政府回啓曰臣等不詳此意 上教皆是予謂前卿等請曰下道之田雖曰膏腴其中墝薄之田與北道無異請於下田之中擇尤墝者降爲四五等可也予從其說定爲令制以此觀之今之三等依舊下等自若也四五等特蒙新令者也本居三等而今陞

爲一二等者雖多而本居三等而降爲四五等者亦多陞一二等者不
計年分之九等而有怨居三等者亦謂我田本下也我下又有二等居
四等者亦謂如此愚民之不知國家之意如是且宋秬至京復往而改
之金吉通至下三道見不中處多卿令又多改之此改輕爲重而未聞
以重爲輕者也下民不中之嘆理之自然卿其體予至懷益勤益勵且
使愚民知國家不欲厚斂之意○日本國使光嚴等辭命饋之仍賜衣
服冠鞋緜紬九匹苧麻布各六匹藥材鞍子大般若經一部副官人以
下亦皆賜衣物有差其答日本國王書曰貴國使至得聞嗣位欣賀殊
甚不腆禮物付之回使聊表丹誠切希留納餘冀善繼修好別幅鞍子
一面黑細麻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白細緜紬二十匹藍斜皮五
領人參一百斤豹皮坐子一虎豹皮各一十領雜彩花席一十張滿花
方席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松子四百斤清蜜十五斗又致書日本國
王曰今聞先殿下違世不勝驚悼聊備不腆土宜黑細麻布四十匹庸
致賻儀惟照納且先殿下專使備送禮物仍求法寶玆將大藏經全部
具函就付回介以資冥福禮曹復書日本國管領曰今因貴國使介得
審體履康勝爲慰所獻禮物謹啓收訖玆將賜給土宜白細苧布一十

匹黑細麻布一十匹白細緜紬一十匹豹皮二領虎皮四領滿花方席五張雜彩花席一十五張就付回人惟照領禮曹又復書日本國左武衛曰今因貴國使价得知體履康裕欣慰所獻禮物謹啓收訖玆將賜給土宜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一十匹白細緜紬一十匹豹皮二領虎皮四領滿花方席五張雜彩花席一十五張就付回人惟照領○王世子坐繼照堂受百官朝參講書筵輪參官判中樞院事李順蒙申曰軍器監軍器年久貫甲之皮損毁不用者三分之二前此使臣吳良來時軍士擐甲不足亦多破毁修補所入皮革必須多備然我國貫甲皮革稀貴今倭人多賫皮革而來請貿易儲畜且聞今於平安道悉以杠軸移轉然其造作之弊實多臣於江原咸吉兩道則未曾知之平安道漕轉則若以慶尙道船軍運於全羅道以次轉運於平安道則庶無破船之患實爲便益且我朝昇平日久船上慣習者皆爲衰老如此每年漕轉則亦船軍慣習之一助也請令尹得洪監掌漕轉之事世子答曰予當啓之矣○辛酉遣議政府左賛成河演刑曹參判尹炯禮曹參判許詡于京畿審定田品○初仁安置平安道閭延至是許于觀察使曰金敬哉交結侍女喬薇或設宴歡飮留宿或互相贈遺至於登高踰

青無所不爲而實非我所犯前日鞫問時因恇㤼喪魄且以和睦姻親之義不以實陳悔恨無已請更與欽哉置對以別白觀察使馳啓遂下義禁府更鞫之○壬戌以閔仲同知中樞院事權孟孫爲司憲府大司憲牟恂司憲執義金循恒知司諫院事安崇孝守司憲掌令愼後甲守司諫院右獻納鄭自濟梁峻並守司憲持平李皎然守司諫院左正言許錘守右正言○傳旨吏曹講肄官才幹特異祖係無咎者依文臣講肄官例除東班淸要職○吾郞哈浪卜兒罕帶來浪甫也豆嘗刺殺其父者也國家知之下義禁府鞫之浪卜兒罕謂監護官趙由智曰甫也豆非殺其父其父浪毛吾誤觸埃上刃死耳甫也豆吾從弟也頃者國家旣罪吾從弟今又以浮言罪此人則吾何面目見凡察童倉乎由智遂以聞上曰監護官當謂浪卜兒罕曰爾則誠心歸順今帶妻子來朝使其子侍衛其心可賞國家以是厚待凡所求請無不曲從甫也豆殺父之事野人自相喧說衆證明白蓋惡逆之人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人人皆得而誅之此古今之常法也野人之俗無禮義無體統故此人尚得偷生今大國擧義科罪爾尚欲救之爾叔浪毛多吾死於其子爾曾不矜恤可乎甫也豆犯此大逆得保首領幸生於覆載之間今乃天使

其人自底於法令不行討則是逆天命而父子彝倫之道滅矣父子之情人皆有之初無彼此之殊汝亦有子也若不誅此則後人之則效豈不大可畏哉況東良北密邇我國之境久霑王化與境內無異如此惡逆之人尤不可並容於封域之內盖此人生死不關於國家之利害只行王法耳○癸亥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曰議政府啓東良北住吾郞哈浪甫也豆今隨浪卜兒罕而來此人嘗以刀刺其父浪毛多吾腹殺之播人耳目衆證明白如此惡逆之人不可不誅卿知此意更問此人殺父之事於同類故老野人之處明白啓達○甲子親傳望祭香祝○禮曹啓黃海平安道諸種惡疾轉轉相染或有一家一里盡死者其漸可畏救治之方不可不盡乃緣惠民局濟生院藥材稀貴只用易得之藥備數劑送因此未見其效所差醫員勤慢能否考察勸懲之法亦且疎闊故虛費公廩悠悠度日使民不見實惠甚爲未便請令典醫監精於醫術者考閱諸方諸種惡疾所用藥材隨證磨勘若三醫司所有之藥須即劑送所無之藥每當入朝行次付送價布貿易劑給且兩道下送之藥本無典司者故官吏視爲餘事全不致慮請典醫監醫勿論時散擇定參以上二人使之專掌其事本曹及典醫監提調考其勤

慢能否每當褒貶通考施行從之○丁卯月暈○議政府啓濟州邈在
海外國家耳目或有不及緣此三邑守令等無所忌憚怠於撫字以致
民病況三邑土瘠民貧疾苦多端救弊之策不可不周請令今去敬差
官備悉巡訪啓達從之○戊辰全羅道都節制使朴以寧獻白雉○上
謂右議政申槪禮曹判書金宗瑞刑曹判書安崇善義禁府提調韓確
辛引孫李季疄閔伸等曰今李正寧之事卿等之意何如如不服則更
當拷問乎若拷問而服招則其亦可信而決罪乎槪等皆曰宜當拷問
宗瑞曰罪疑惟輕以此從輕決罪便 上曰正寧不遣尹統卿等之意
以謂有意而不遣乎抑亦虛心而不遣乎槪宗瑞伸季疄等對曰鄭秧
反覆小人其言雖不足信然尹統之言與鄭廣元之言相合以此觀之
正寧不得無罪宜當推問引孫崇善確等曰鄭秧反覆無常之人不可
以此人之言疑其有意也 上曰正寧雖是至親此事匪輕若有可疑
之端予何敢恕借曰鄭秧畏刑妄言前此與尹統鄭廣元相設之言則
何畏刑而言之乎以此觀之鄭秧之言不可徒以今日之反覆爲不信
也宜更拷訊以至壓膝然於壓膝之時宜當慎恤使不至於殞命也
上又謂申槪金宗瑞等曰馬邊者啓云昨浪卜兒罕謂臣曰我蒙

上德至矣但甫也豆在本土而國家拿來致討則可矣今隨我來而不還則我於本土之人甚有愧恥且此人老母與幼子在恤養爲難今以此人與我則我將爲奴僕臣答云大國之法若有如此之人則誅其人藉其家國君以不能化民自責三月齋戒不擧爵況我土之俗父若叱其子子若疾視其父則必束針刺其目其法汝亦知也卜兒罕答云我乃服矣因言曰國家厚待我輩 上恩至矣然監護官等待我甚薄或招致賓客終日宴飮我等飮食皆不趁時且有一人稱爲監護官之弟數開見吾妻所寓之房吾與妻夜宿時通使張仁奇者或潛來捫其寢處至極憾恨予欲推鞫監護官何如緊宗瑞等啓曰通使及監護官等推鞫爲便即下監護官朴去頑安進趙由智等于義禁府義禁府啓朴去頑與野人減價市貂皮又將報張仁奇及趙由智之弟由誠不法之事聽卜兒罕之請遂寢不報律該杖一百趙由智安進不趁時供給之罪杖八十由誠仁奇亦杖八十從之但去頑以功臣之子只奪告身仁壽只笞四十○己巳 上召戶曹判書朴從愚工曹判書崔府兵曹判書鄭淵吏曹判書朴安臣禮曹判書金宗瑞刑曹參判尹炯戶曹參判趙惪謂曰浪卜兒罕謂監護官曰甫也豆非殺其父其父誤觸槊上刃而死

又謂馬邊者曰以此人付我則我將爲奴僕如此懇請若釋甫也豆則
弑父之賊天地所不容人得而討之今興義討之則狼子野心必生怨
恨且上國聞之以謂朝鮮擅殺野人何以處之擬議以啓從愚等啓弑
逆之人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人得而誅之古今常法此人弑父之
事諸種野人無不知之傳播於我國邊氓今之來朝是天使之然也何
不討之當開諭浪卜兒罕及野人酋長典刑廣示使知大國之法如是
則野人亦有父子之情何怨之有雖上國聞之亦不爲非矣○庚午以
黃致身爲刑曹參判尹炯漢城府尹成奉祖刑曹參議李先齊僉知中
樞院事浪伊升巨爲護軍仍兼司僕伊升巨浪卜兒罕子也禮曹嘗饋
卜兒罕賜伊升巨紗帽銀帶衣服鞍馬卜兒罕見其子襲冠帶行禮拜
感泣謂判書金宗瑞曰吾兒愚戇乞姑試閑官習知法令然後使之近
侍宗瑞曰司僕寺近侍清要職也必擇心氣和平容貌端正者乃授其
職雖我之子弟尚未得此任卜兒罕曰此實高選何可遽授宜誒習知
國家法度然後除其職 上命承政院召伊升巨傳旨曰汝父在邊
効力故特以爾兼司僕司僕近侍貴官也爾其謹慎供職○左遷監察鄭
潔曹變安 宋繼祀權虞金模鄭韶李仲民朴健順洪敬孫李養根元

自正沈濬先是臺官皆被劾命監察分臺變安等議使契入坐臺長廳事遂下刑曹劾之皆左遷○王世子引見禮曹判書金宗瑞都承旨李承孫左副承旨黃守身傳 上旨曰今所獲賊倭執送上國事勢似難然今解送被虜唐人徐成深知彼賊侵犯上國及本國捕獲事由成若到朝廷說之則朝廷必降勑執送我國不可以勢難爲解朝廷降勑之前開具事由捕送何如宗瑞等對曰彼賊等非徒侵犯上國殺害本國之人搶奪財物今被獲而來固無生還之理雖辭上國何怨之有且島主知其賊倭罪重悉皆刷送則本道諸倭與賊倭之親戚亦不敢致怨況我國遣人本島追捕之事成皆細知告于朝廷若有執送之命則將何辭以回奏須開具事由無遺捕送爲便是則千古所無之事朝廷益知 殿下忠誠矣即召領中樞院事崔閏德知中樞院事李明德漢城府尹黃致身慶昌府尹成念祖藝文提學安止工曹參議李益朴僉知中樞院事李先齊卞孝文禮曹參議趙遂良刑曹參議成奉祖等議之皆從宗瑞議明德獨曰倭奴等忘生輕死若解送上國必畜怨恨後日之變甚可畏也且朝廷以謂朝鮮之於倭奴生殺與奪在其掌握後日若降勑捕送賊倭則何以處之是不可不慮也不執送爲便後雖有捕送

此賊倭之命以已曾送還本島勢難追捕爲辭回奏爲便○議政府據戶曹呈啓以田方五尺積二十五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百畝爲一頃五頃爲一字丁巳曾立法其畝下餘數滿二百四十步則成爲一畝二百三十九步以下則並以步施行緣此一畝租稅分爲二百三十九則節目多端民之出租官之收稅俱各煩碎難於行用今以田方五尺爲一步二十四步爲一分十分爲一畝百畝爲一頃五頃爲一字丁其分下餘數內半分以上則收爲一分半分以下則棄而勿用以爲定規又其各道各官前此上中下三等之田結卜束之數今以頃畝分之法臨時下筭更改則非但事緖乘除之際或有眩於汗漫以致錯誤誠爲可慮將此三等之田自東至結各於段下頃畝分改施行之數預先筭計令鑄字所印出頒用俾便於筭計從之○兵曹啓令甲士別侍衛牌頭閑良牌內軍士貧富及馬匹毛色健弱進呈本曹點考之際如或馬匹瘦弱或借他人馬且貧寒不堪職事者則非但只罷其人牌頭小牌匿不見告者雖例當去官移文刑曹科罪罷黜隨即充軍以戒後來且京中軍士馬匹厥數甚多獨烙以兵字印因此混淆無別點閱之時互相請借姦詐莫甚請鑄忠義衛之義字司禁司辟之司字別

侍衛之別字內禁衛之禁字甲士之甲字各於軍士馬匹區別烙印以
杜相借之弊如有故相換之馬具辭告曹明立文案以憑後考從之○
辛未大內殿所遣德模等辭命饋之仍賜德模衣服冠鞋緜紬三匹苧
麻布各三匹席子五張人參十斤鞍子一部火爐一鍮湯灌一磬子二
波羅二部賜副官人以下衣服緜布雜物有差贈送大內殿鞍子一部
緜紬十匹細苧麻布各十匹虎皮坐子一紅氈帽象毛玉頂子鍍銀臺
玉壓纓兒大參五十斤青斜皮三領雜彩花席十五張豹皮二領虎皮
四領清蜜十斗松子七十斤○刑曹啓謹按大明律刺字之法每字各
方一寸五分每畫闊一分五釐上不過肘下不過腕我國刺字之法無
所依據且刺字之後隨即放遣刺字之人或洗去或吮墨多搬起除後
考無門請自今刺字字樣字畫一依律文施行其所刺之針亦依字畫
廣闊束針十餘枚刺字之後用布裹其刺處又封之仍繫於獄
毋得洗吮每日撿舉過三日墨跡深入後放遣以防奸僞從之○王世
子坐繼照堂受百官朝參○壬申持平鄭自濟啓平安道去年全失農業
既命移粟十萬餘石以賑飢荒其穀時未畢輸又將遣敬差官賑恤今
又發本道之民使之築城實爲未便 上曰在此而傳聞豈若大臣

親見之爲愈進言者皆曰任事之人不顧利害務欲速成此言成風矣自濟又啓曰此乃國之大事臣等非欲其永停也姑待來秋築之上曰汝等之言然矣然任人之道任則勿疑疑則勿任今任大臣而聞汝等之言又改之則實爲未便他日使汝任事而聞人之言又收其命則汝等之心何如○吾郎介金阿乙沁在北平館聞父死欲依本國之制服喪命制喪服及襦衣一領賜之○癸酉王世子講書筵輪對官大司憲權孟孫申曰平安之民失農尤甚今者移粟救荒尚未暇也乞停築城之役中樞院副使權孟慶亦申其弊世子答曰國家已遣大臣必有處置然當以此更啓○甲戌禮曹判書金宗瑞啓科擧重事也臣登第已久近來所製題未能悉知必聽新進下官之言乃知矣但恐下官在外私與擧子約出其題及入場中以告於臣而乃出其題然當是時豈有如此之人乎然人心不一固難測也臣意以謂或考試官出題三四密封入啓落點二三題封還分送兩所或內出題二三分送兩所願上裁施行盖題有難易臣意願兩所擧子共製一題則擧子製述均而揀擇不難矣 上曰科擧誠國家大事也高麗時頗有冒濫之弊至太宗朝一新科擧之法而逮予即位科目至精然不正之言屢聞於予

卿之言是矣但古書有雖當殿試人君不必親焉況進士生員試豈可不信人臣而親自出題乎凡事不信人臣則豈事事而親之乎依舊爲便○上將遣賑濟敬差官于咸吉平安道黃喜申槩等啓平安道饑尤甚今都體察使皇甫仁往築長城司僕尹趙順生亦築馬場如正朝謝恩奏聞等使絡繹於道其支待迎逢百姓勞苦之弊不可以言語形容咸吉道則野人往來不絶於路其弊不少今雖遣敬差官豈親自賫米斗升給與乎但察賑濟勤慢耳況觀察使分符一方豈慢於考察乎請勿遣敬差官降諭觀察使曲盡措置或遣宣差以單騎撿覈爲便從之○乙亥禮曹判書金宗瑞啓三館關西部生員試直赴生鄭永通中部直赴生金石山等潛入生員漢城試製贈他人三館進二部直赴生及漢城試入格生徒三四人問之皆指永通石山三館據此牒報本曹臣意以謂事端之發起於風聞風聞之事移關攸司有妨於法若以風聞而置之則於取士之法未正 上若下攸司推劾則固無防於法矣請下攸司鞫之改試漢城試每年六月課試四部學生通計分數分數多者不由鄉漢城試經赴會試謂之直赴生 上謂承政院曰科舉冒濫之弊予亦前此聞之今又有如此之人欲停罷今年進士生員試以

予意及宗瑞所啓之辭議諸政府仍謂宗瑞曰若推鞫則可得見推冒濫之人乎宗瑞對曰可以見推矣議政府議啓曰若聞有潛入之人而未得其人則更試可也今旣得罪人何必改試且以一人之罪並廢他人實爲矜恤宜下二生于義禁府拷掠推鞫停擧二生及借作之人其餘試取爲便遂下石山永通于義禁府○丙子右正言許鍾啓曰監察鄭潔曹夔安等先自違禮飾詐來啓刑曹以詐不以實按律其罪匪輕但左遷似爲過輕請罷其職 上曰左遷者予非特恩也其所犯本無情實且臺官犯罪加以重典予不忍爲也鍾更啓曰大抵臺官雖有小失例皆左遷今監察等犯分違禮已非矣又自飾詐以啓其罪尤重但左遷未便請治罪罷職以戒後來 上曰予將議諸政府○禮曹叅議趙遂良啓場中冒濫之事臣等亦嘗聞之矣然無據依未得推劾今三館見推報本曹臣等以謂如此冒濫者非獨此也中外亦多有之更試則事緩不然則取人之道不正侍秋更試何如且進士試賦與十韻皆不合格固無益於取人請罷進士 上曰卿等之言然矣乃下政府議之○王世子講書筵輪叅官吏曹判書朴安臣申曰歷代倭寇犯邊具載簡冊 聖鑑旣已灼知但國家昇平日久倭賊之害耳聞目見者少

高麗之末自庚寅年至庚申凡三十年間倭賊之入寇極熾無以御之有
鄭地造戰艦以禦之倭寇稍息及我 太宗朝大興征討雖云士卒物
故略相當然征討之功不爲小矣禦倭之策戰艦爲上造船之木必培
養百年然後乃可用也松木禁伐之法著在六典然奉行官吏視爲文
具乞令各道培植痛加考察以爲後日之用制倭之策莫此爲上願留
神焉世子答曰已悉之矣○諭平安咸吉道觀察使曰比年以來農事
不實民食甚艱國庫儲峙亦少恐不能賑恤道內人民將或至於展轉
餓死疾疫亦興予甚慮焉凡救荒之策療病之術無遺擧行曉諭各官
守令盡力救恤使不至於死傷其道內救恤之狀飢餓有無予當遣人
審視卿其體予至懷盡心措置以副予矜恤之意○丁丑召黃喜申槩
河演等謂曰予讀書時持筆墨過 太宗前問曰將誰與之對曰臣師
李隨赴擧欲以此與之隨赴漢城試及至會試不中 太宗曰今李隨
下第科擧之法可謂公矣厥後科擧不公之議容或有之今進士生員
冒濫之弊如此予思之會試如成均館昌德宮太平館等廣闊處分所
試取則擧子數少試取稍精矣進士則高麗之制也逮我朝革之近獻
議者曰進士之試增長童稚辭氣不可不立予乃復之以二十五歲

以下者許令赴試且貢生免鄉之法雖高麗奉朔我朝通政亦不許免鄉令纔中進士試而免鄉亦爲過矣又聞雖年過三十四十之人所居官減年以報則三館雖欲糾擧終不能矣因此冒年之人製給童雉者頗多永罷進士試待秋更試生員何如喜等啓曰今後罷進士試便生員漢城試分四處會試分三處文科漢城試初場分三處中終場分二處會試亦如之外方鄉試人才不多仍舊兩頭場兩頭場試題各異未便生員試疑義題及文科賦表題各三策題條件開寫一所試官前期初夜密封入內落點及夜半封降各試所何如命與禮曹吏議禮曹議啓請依政府之議但試題仍舊從之○下漢城試試官等于義禁府鞫之○王世子講書筵輪叅官兵曹判書鄭淵申曰淵近以春享大祭獻官詣 宗廟觀之樂工不足乃以近仗防牌等充之近仗防牌本非習樂又非淸齋之人也似爲未便且堂上登歌之樂尤近於廟室自今宜先差定預先淸齋堂下之樂可令一人兼行數人之事不可使雜類猥側其間也世子答云予當啓之淵又申曰今田品分揀將以便於民然今當農務將興之時民間或致騷擾國家立法定制何必期以日月乞姑停之且勸課農桑在所先務載諸六典然守令視爲文具今聞田野陳

荒京畿尤甚世子荅云京畿徭役太重民力不裕耶抑有他故耶淵曰
或守令勸課未盡或不趂時給穀種百姓多占田土力不能及乞申明
勸課之法將元田卜結之數幾結以上陳荒者勿令收贖決杖痛懲
其多占者均給無田之人爲便世子荅云予當啓之○賜吾郎介都萬
戶浪卜兒罕衣服及笠靴別賜緜布三匹柳青紬二匹紅紬五匹白苧
布三匹黑麻布三匹妻亦賜衣服及鞋其餘吾郎介十人等賜衣服及
布物有差○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賊虜入寇之處非惟閭延慈
城而已江邊各官皆然獨於閭延慈城置鎭撫別差又加設都目未便
且茂昌理山碧潼朔川等官鎭撫令史等無都目遞兒亦爲不均請依
都節制使所啓抽江邊各官百戶遞兒五閭延鎭撫一別差一慈城鎭
撫一乃於茂昌理山朔川碧潼等四邑各給鎭撫一令史一遞兒每當
式年呈都目去官從之○有人來啓淸州有朮味如椒名爲椒朮可治
諸疾木川全義縣又有此朮 上聞之將欲行幸治眼疾遣內贍寺尹
金俔之使營行宮得此朮來啓者賜木緜十匹○己卯初咸吉道都節
制使金孝誠馳啓野人吾羅大嘗寇邊境其子二人爲我所俘斬今欲
歸順且請子屍葬之許之何如下政府議之僉議啓還給賊屍古無其

例宜築京觀以戒後來姑勿許其請觀其誠僞從之○義禁府知事金
如晦率賊倭十二名來自慶尚道○王世子講書筵左文學魚孝瞻申曰
今以冒濫罷進士生員試冒濫者則停擧宜矣各道儒生佇待式年今當
險年裹粮來京若以數人之罪緣及無辜恐傷和氣且進士試則永革
可也生員試則不宜並停也世子荅曰何必生員進士然後得人才乎
孝瞻又申曰中生員者次年登第必多於古榜生員矣是無他因喜氣
勤學故也世子荅云予當啓之○庚辰親傳朔祭香祝○禮曹啓吾郎
介副司正童阿陽可金也堂只等賜衣服鞍馬家舍奴婢仍令侍衛從
之○二月辛巳朔議政府據禮曹呈啓進士試國初已革且當式年自
春正月至夏四月進士生員文科館試漢城試會試連續試取日期逼迫
精考爲難冒濫之弊容或有之況於文科初場復立考講之法群至京
師累日試講弊將妨農乞革進士試從之○壬午遣奏聞使兵曹叅判
辛引孫如京師其奏曰議政府狀啓正統八年八月十五日據全羅道
兵馬都節制使南宮啓備濟州牧使辛處康呈該本年六月初一日本
州所管大靜地面瞭高千戶康純馳報倭船一隻從海洋來欲行作耗
卑職整飭軍馬襲捕間本賊等拒戰相射致被軍士射殺二名抵敵不

過退船逋去因致颶風破船依岸盡行生擒賊魁蘇崖等共四十九名
差人押解呈乞區處得此已將本賊等發付本道各縣分另羈管聽候
外備呈施行得此又據本道水軍處置使李恪呈該本年六月初一日
濟州官船一隻回到西餘鼠島停泊間忽有倭船二隻到來將官船入
二十六名殺死搶奪財物擄虜男婦幷七名口去訖得此啓差僉知中
樞院事李藝前往倭山對馬島開諭島主挨刷被虜人口仍尋賊黨去
後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回據李藝呈前到倭山說與島主刷取被擄男
婦及根捉賊徒除自殺一名及距捕脫逃未獲外只將實獲賊首失剌
沙也門等一十三名交付早職帶回慶尚道尙州等處分囚聽候得此
閻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據慶尚道水軍處置使李澄石呈該對馬
島商倭沙彌入剌告說本年四五月間有倭船五隻同往上國沿海去
處作賊回還內對馬島住倭邊沙也門一歧島住倭禿哥木禿等乘坐
船二隻先回本島一歧島住倭蘇崖等船一隻不知去向對馬島住倭
失剌沙也門一歧島住倭頓沙也門等船二隻到西餘鼠島將濟州官
船搶刼回還去了得此具啓施行臣據此着令義禁府將上項分囚賊
徒拿來審問前由明白來說本府啓正統九年正月三十日將失剌